

不可忘记的岁月

余世磊

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1983年,他正式提出“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在他的建议下,国家确定142个国家重点寺院,各省也随着确定一批省级重点寺院,首先加以恢复。为收回被其他部门占用的寺院,他组织召开会议协调,写信给国家、省有关领导求助,使一批寺院重归佛教……

一批从“文革”中走过来的高僧大德,如本焕、茗山、正果等,灾难和屈辱没有击倒他们,相反炼就了他们如金刚般的精神和意志,使得他们不屈服于任何困难,精进不止,呕心沥血,在废墟之中重建中国佛教大厦……在他们之后,新一代僧人继承了他们的优良品质,更加勇猛精进,使中国佛教得到迅速恢复,并走向欣欣向荣!

看啊,今天的中国佛教,宝刹处处,美仑美奂,梵音袅袅,化度众生……佛教,真正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得到中国社会普遍认同,成为中国人灵性生活的重要内容。与那个岁月相比,可谓翻天覆地。想想,如果没有赵朴老等大德高僧们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又何曾有今天这样的景象?真的,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经常想想那些岁月,那些岁月里的赵朴老等大德高僧们的坎坷经历,以此来时时警醒、激励自我,珍惜当下,行愿无尽……

听说过一件关于赵朴老的轶事:那是“文革”结束不久,赵朴老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遇到一位太湖县的同乡。赵朴老很高兴,请这位老乡吃饭。席间,赵朴老打听家乡情况,特别问到海会寺、西风寺等佛教寺院的情况。那位老乡是位基层干部,也不知赵朴老是做佛教工作的,脱口而出:“牛鬼蛇神统统扫地出门。”赵朴老听后,良久无以应。

这就是中国佛教在“文革”结束后的真实写照。在很多人眼里,佛教就是迷信,是牛鬼蛇神,僧尼是不务正业、好吃懒做者……应该说,这时,党和国家正在拨乱反正,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佛教状况正在改善。若论中国佛教最艰难岁月,应是在“文革”期间。全国寺院或被毁,或被用,僧人被遣散,受尽屈辱与折磨……

对于经历“文革”的中国佛教徒来说,每个人的历史,都应该是一段混和着血和泪的历史。圣辉法师说:“当一辈子和尚,不容易啊!”我说:“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和尚,真不容易啊!”赵朴老,作为当时中国佛教的重要领导者,“牛鬼蛇神”的总头目,面对佛教遭到如此劫难,其内心的剧痛、无奈,我们应该不难想象到!

“文革”之后,在当时佛教几乎一无所有的形势下,在当时那种视佛教为迷信、为牛鬼蛇神的社会背景中,要恢复中国佛教,重置如来家业,又谈何容易!

“文革”结束,已是七十高龄的赵朴老,全身心投入到佛教的复兴中,积

编委会

(排名不分先后)

名誉主任:

赵雯 圣辉 朱维芳
季昆森 秦德文

学术顾问:

王蒙 传印 楼宇烈
卢浔 方立天 杨曾文
杨笑天 黄夏年 陈红星
赵洛 邓子美 李敏生
王雷泉 詹长智 陈邦炎
演觉 妙安 石楠
慈光 李霞 刘蕪

主任:郑牧民

副主任:

张金锐 黄荣华 项纯文
周德义 张谨 鲁德
黄晓玲 吴国平 慧庆
智文 聂万健 殷书林

主编:殷书林

副主编:

詹晓华 王振奋 余世磊(执行)

编辑:郭兵 丁晓慧

准印证号:皖08-021

主办: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地址:太湖县政协大楼一楼

邮编:246400

电话传真:0556-4160478

网址:

<http://www.zhaopuchu.org/>

E-mail: zpc4160478@163.com

卷首语

不可忘记的岁月 / 余世磊 1

文献

赵朴初书信二封
致李鹏同志 4
致习仲勋、田纪云并转胡耀邦、胡启立同志 5

研究

中国佛教的当代抉择
——浅谈赵朴初居士《佛教常识问答》的历史意义
/ 韩焕忠 9
从赵朴初早年人生经历试析其“人间佛教”思想之源
/ 郭兵 15
国士的精神境界
——《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之五 / 谷卿 汪远定 24
关于“藏”和“蔽”字小考
——写在赵朴初题签展后 / 吴勇 31

艺韵

赵朴初诗歌中的人民情结 / 方族文 38
赵朴初禅意韵文作品赏析(三) / 李斌 44

回忆

继承发展“黄金纽带”的和谐精神 / [日本]则竹秀南 50

清风明月 卓犖无忝 ——赵朴初居士青年时代二三事	/ 佚名	53
情系南小栓	/ 杨百琦	57
梅花万点照天心 ——记赵朴初与应中逸交往事	/ 张鸿俊	64
链 接		
读《片石集》	/ 孙欲言	63
游寺前镇怀朴老	/ 王启平	63
幼苗茁壮园丁喜	/ 朱家托	66
怀念百琦阿姨(外一篇)	/ 余世磊	70
由对一首赠诗的解读所联系的一些人和事	/ 石德润	74
赵炜如先生的一副自挽联	/ 吴 鹏	79
动 态		
聂万健专程前往北京送别王文元同志		80
殷书林前往九华山贺慧庆法师升座并拜会中佛协领导		80
李仁群一行前来太湖联系开展赵朴初研究工作		8
民进华东六省一市第十六次工作研讨会代表来太湖拜 谒朴老		37
我会学术顾问石子政先生在上海逝世		14

赵朴初研究资料中心正式 建立并征集相关图书资料

日前,赵朴初研究资料中心在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正式挂牌成立,安排了工作人员和专门用房,添置了办公用品,负责赵朴初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面向社会广泛征集赵朴初有关图书和文物资料。

赵朴初先生生于安庆,长于太湖,在上海读书工作30余年,建国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与众生广结善缘,赋诗赠字无数。其生平资料除国家保留之外,大量散于民间。搜集整理其生平资料,对于开展赵朴初研究、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朴初先生逝世后,10余年来,许多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赵朴初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出版了大量有关赵朴初先生专著,撰写大量文章,散于各类报刊。将这些资料搜集集中,也成为一件十分必要而迫切的工作。

凡与赵朴初先生有关的书籍、实物、照片、书信等均在资料中心征集之列。十分欢迎相关单位、作者、持有者将资料捐赠本中心,本中心将颁发收藏证书。本中心整理出版相关书籍,也将赠予相关单位收藏。

联系人:余世磊 郭 兵
通讯:安徽省太湖县赵朴初研究会资料中心
电话:0556-4160478
邮箱:zpc4160478@163.com

赵朴初书信二封

致李鹏同志

李鹏同志：

十三大以来，想日理万机，擘划辛劳，诸祈保重，以慰仰望。

近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国发[1987]101号），对其一段文字（见该文件第8页第14行至第9页第5行），班禅大师同我交换了意见，认为问题较大。兹将我们的看法和意见陈述如下。

文件写道：“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些是历史上的宗教建筑物。对于这些宗教建筑物，凡是经国务院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有关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也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确保文物安全，并接受文物部门的检查指导。”这里，问题在于两个提法，一是“历史上的宗教建筑物”，一是“凡是经国务院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

所谓“历史上的宗教建筑物”，主要即指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佛教、道教寺庙。它们不仅是“历史上的宗教建筑物”，而且原本都是历史上的宗教活动场所，其中大多数现今仍然是宗教活动场所。这一提法抹煞了寺庙之

为历史和现实宗教活动场所的本质属性，从而将一大批名寺古刹划出宗教政策保护范畴之外。

所谓“凡是经国务院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从佛教来说，只能是指国发[1983]60号文件所列的142座寺庙再加上国务院后来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广州光孝寺。而“文革”后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佛教寺庙约三千座，其中大多数被列入“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这即是说，除“经国务院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一百四十余座佛教寺庙外，其他数以千计现今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佛教寺庙只能是“历史上的宗教建筑物”受文物政策保护，而被排除在宗教政策保护对象之外。文物保护单位之确定，可以有“各级”，而宗教活动场所之确定，只能有国务院最高一级；寺庙之为宗教活动场所原本在先，被安上“文物保护单位”在后，安上了“文物保护单位”则要经国务院批准才算宗教活动场所，这种“道理”总讲不通吧。

文件还写道：“在汉族地区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佛教、道教建筑物”，“未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观，“都应当作为开展科学研究、丰富人民生活、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

在这类特定场合“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宣传教育”，如无明确规定，自然会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联系宗教现场及宗教陈列物批判宗教。事实上，在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的为国内外佛教徒信仰所系的某些著名寺庙内，批判释迦

牟尼,批判佛教史上的重要祖师,批判佛教,以致引起国内外佛教界愤慨之类的事情屡见不鲜。中央历来指示,在寺观教堂内不进行无神论宣传,不批判宗教,并无宗教活动场所与非宗教活动场所之分。佛教寺庙与佛教徒的宗教活动场所是 synonym, 现今却有宗教活动场所与非宗教活动场所之分,这固然有一定历史原因,但主要是“文革”造成的扭曲现象。在国内外广大佛教徒心目中并无这种划分,凡是现存的重要寺庙都是他们崇奉的场所,都牵动着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因此,文件如此把一部分寺庙作为所谓“阵地”恐不适宜。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不真正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存在的社会必然性,不把尊重和保护宗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奋斗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而从政策规定和行政措施上使宗教在现有基础上越小越少越好作为根本出发点,这样的指导思想在一些部门负责人

的头脑中还经常起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班禅大师和我均认为,对文件上述一段文字若不予补救,恐将激化矛盾,有损宗教政策落实,影响安定团结。是否可以考虑如下补救办法:

请国务院办公厅发一简短通知,删除文件中上述一段文字;或者说明两点:

一、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佛寺道观,凡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和已有僧道居住的,其宗教活动场所的性质不变;

二、不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观,凡是向国内群众特别是向外宾开放的,不进行批判宗教、刺激教徒宗教感情的宣传。

以上看法和意见,当否,请指示。干扰清神,有非不得已,尚祈鉴谅。

顺致敬礼!

赵朴初(签名)

1988年1月14日

致习仲勋、田纪云并转胡耀邦、胡启立同志

仲勋、纪云同志并请转耀邦、启立同志:

现将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信息》第七期连同广东省宗教事务局办公室编印的《宗教工作简报》增刊第十三期送请一阅。

围绕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广东省委对广州光孝寺问题作的批示和决定,这两个简报反映了截然相反的

态度,事实真相、是非曲直如何,谨陈述意见于下:

我认为中央、国务院、广东省委对光孝寺问题的批示和决定,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光孝寺创自东晋,是岭南地区历史最古、规模最大的名刹。古代中外高僧,如昙摩耶舍、菩提达摩、求那罗跋陀、波罗末陀等一些佛教历史著名人物,先后在这里传法、授戒和

译经。特别是开创发展我国禅宗最著名的唐代高僧禅宗六祖慧能落发出家于此,是历代佛教信众尊奉、中外影响巨大的禅宗重要祖庭。数百年来,禅宗发展成为我国汉语系佛教的最大宗派,几至“无庙不禅”。禅宗在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佛教中基础深厚,在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佛教中影响很大,仅日本佛教禅宗的曹洞宗,就拥有八百万信众;临济宗还不在此内。他们都以我国禅宗祖师为祖师,祖庭为祖庭。光孝寺这个庙,不仅是佛教的祖庭名刹,还是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同南亚一些国家有历史渊源的场所。它之为寺庙,可成为扩大我对外政治影响,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一个有利阵地。

今年三月,我曾去此寺看过,目睹大殿内陈列了一些河南出土的唐三彩陶器。伽兰殿内,仅放了一些近人制作的树根造型作品。重要的六祖殿内,则在六祖慧能像前竖了一个介绍慧能生平の木牌,对慧能进行批判和写了些不符历史事实的语句,但像旁又放了“功德箱”,收取佛教信徒供养慧能的钱财。后面规模宏大的毗卢殿,则作了占用单位的职工宿舍,殿前围起一圈简易墙,院内堆满垃圾,这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光孝寺中轴线上的陈列保管状况。

光孝寺矗立在观瞻所系、毗临港澳的祖国大陆南大门广州市区,又是广州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大庙(六榕寺规模狭小,被破坏不成格局),被非宗教单位占用,搞的如此不伦不类,展现在海内外佛教徒面前,只能经常起着

对我国宗教政策作反宣传的不良政治作用。我多年和国内外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接触或通信中,他们对此情况提出的尖锐意见,难以列举。从海内外统战工作长远得失和政治影响的利弊看,对光孝寺还其本来面目,交归佛教界管理,无疑是正确的,并已开始收到良好的政治影响。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简报中所列文物管理部门的同志反对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省委的决定的所谓理由,在我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1、硬说光孝寺早已不是寺庙了。列举从清初、民国至解放后在里面办了一些文教机构作为论据,似乎言之凿凿,足以作为否定中央、省委在光孝寺落实宗教政策的依据。经查询了有关史实,清初在寺内设贡院,仅是用了寺内房屋一部分,直到清末,光孝寺依然是庙。广州六榕寺和光孝寺住持还因捐纳办学经费受到清廷嘉奖。当时铁禅和尚继任住持,香火很盛。1921年(民国十年),时广州市府在这里办警官学校,是由当时学校校长伍岳同住持铁禅商量租用的,每月付给租金银元拾元,而且仅是租了一个殿堂作课室。以后校方依靠官势不给租金,又侵占了一些房屋,但也并非寺内的全部。国民党在光孝寺内举办学校,我会第一任名誉会长虚云当时还一直申诉交涉,要求归还。解放初期文化部门在里面办学校,最初用的只是庙的一部分,后来逐步蚕食,占了绝大部分。僧人被挤到一边,但还保有睡佛楼等。和尚灿灯、仲来等都在寺内,并仍有宗教活动

及群众烧香拜佛。直到1972年,光孝寺最后一个和尚仲来才去世。总之,光孝寺从东晋初年创建到清初,一千几百年间是座庙,清以后尽管有被局部占用的事情,但仍有和尚,有香火,还是座庙。至于在国内外佛教界乃至广州市一般群众心目中,光孝寺是座庙的认识是抹不掉的。因其过去被非宗教单位占用过,就必须沿袭不变,乃至把封建王朝、国民党时期的做法搬出来,作为今天不能改的依据,哪有这样的道理?

2、所谓“有悖于中央和国务院有关不宜扩大宗教活动场所的精神”。光孝寺本是座庙,还它本来面目,何“扩大”之有?如果这是“扩大”,那么,国务院1983年60号文件列入的142座重点寺庙以及其它教重点开放的道观、清真寺、教堂,(例如早已作了学校的北京西什库天主堂),岂不都可以说是“扩大”,都“有悖于中央国务院不宜扩大宗教活动场所的指示精神”。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简报中,提到广东省全国重点开放寺观已有7处(内佛教寺庙仅六处),似乎再有一个光孝寺,就是“扩大”了。据我了解,广东省寺庙,解放初期有873座(不包括尼庵),到“文革”前,也还有212座。而现在全省是72座,只有解放初期的一个零头,“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广州市在“文革”前也还有四座大庙,现在仅存六榕寺一座,加上光孝寺也不过是“文革”前的二分之一,可见“扩大”一说,纯属杜撰。

3、所谓“涉及到如何对待《文物保

护法》的有关条款和国务院1983年6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究竟何所指,未见具体说明。我查了一下《文物保护法》,国发1983年60号文件。《保护法》第十五条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的规定。光孝寺交归佛教界管理,是广东省委、省府报经中央、国务院批示同意的,我看不出有何不合《文物保护法》之处。且寺庙做寺庙,亦非改作“其他用途”。国发1983年60号文件中有“今后如确因宗教活动需要,开放已定为国家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寺观,由宗教事务部门商得文物部门同意,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报国务院审批”。光孝寺管理体制问题,协商了好多年,始终得不到解决,最后经省委、省府报中央、国务院审批,这是符合国务院1983年60号文件规定的。难道经长期协商文物部门坚持不同意的事情,党委、政府无仲裁权,国务院无审批权,而只能束手无策了吗?

至于说什么中央、国务院、省委关于光孝寺的批示决定,是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相悖的”,把落实宗教政策和精神文明建设对立起来,此种说法的错误,已有很多中央文件指出,我就不在这方面多说了。在省委一个部门出的内部简报上,对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和省委的决定,散布“这种违背宪法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做法必将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热衷

于宗教活动”等妄加指责的舆论,这种现象发生在整党之后,不能不使我感到震惊。

解决光孝寺管理体制的问题,几年来,广东省委已两次作出移交的决定,一直贯彻不了。在中央已作出移交的最后决定后,半年多来,海内外佛教界欢腾鼓舞,认为问题总算解决了,但还是不能实现。我希望中央尽快作出决断,排除阻力,进一步督促解决光孝寺管理体制问题。为此,建议国务院行

文,把光孝寺列为全国重点寺庙之一,交由佛教界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行政领导下管理。

当否?仰请酌夺。

谨致崇高敬礼

赵朴初(签名)

1986年10月

(此二封信由原中佛协综合研究室主任徐玉成提供,深表谢意——编者注)

李仁群一行前来太湖联系开展赵朴初研究工作

8月4—5日,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仁群率安大人文社科处、财务处及安徽大学赵朴初研究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前来太湖联系开展赵朴初研究工作和对太湖禅宗文化进行实地考察。中共太湖县委书记应杰苗、县政协主席聂万健、县委副书记王子龙等县领导会见了李书记一行,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长、赵朴初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殷书林陪同考察。

应杰苗对安徽大学重视赵朴初研究工作表示由衷的赞许,对李副书记一行亲自前来太湖考察太湖禅宗文化和开展赵朴初研究工作表示热烈欢迎,要求研究会秘书处和县有关部门要充分借助安徽大学人才聚集、资源丰富的优势,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将赵朴初学术研究推上一个更高的层次,将太湖的禅宗文化进一步发掘并发扬光大。李仁群副书记对太湖深厚的禅宗文化和独特的旅游资源给予高度评价,要求安大有关部门做

好调研、选好主题,与太湖县进行积极磋商和长远规划,为弘扬地方文化、做好赵朴初研究贡献义不容辞的力量。参访的专家、学者一致表示,要尽快将选题定出来,将观点亮出来,将学术成果做出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献计出力。

李仁群和聂万健、王子龙还就安大向太湖输送人才、太湖为安大提供人才实践基地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大家一致认为这种县校共建的模式不仅能历练人才、更能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件互利双赢的好事。赵朴初研究会秘书处和安大赵朴初研究中心还就“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暨‘太湖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进行了磋商。

李仁群副书记一行不畏炎热,先后拜谒赵朴初文化公园、海会寺、西风禅寺和佛图寺,并对曾任太湖知县的明朝哲学家罗汝芳进行了专题调研。(朴研办)

中国佛教的当代抉择

——浅谈赵朴初居士《佛教常识问答》的历史意义

韩焕忠

摘要:《佛教常识问答》是1949年以来佛教界推出的影响较大的一部书,具有抉择佛法胜义和型塑佛教未来的重要作用。《答问》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视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家,将佛教的开展视为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思想历程,对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殊胜义理进行称扬,将藏语系和巴利语系的佛教视为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主张充分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答问》对人间佛教的阐释对党和国家形成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策提供了素材。

关键词:赵朴初居士;《佛教常识问答》;人间佛教

赵朴初居士所著《佛教常识问答》(以下简称《答问》)一书,虽仅70000多字,但自1983年问世以来,已有数十个版本,并且已有日、英、韩等多种外文译本,其影响远及海外。有人还将此书制成精美的电子文本,被许多佛教网站挂在“热门下载”的栏目之内。可以说,这本小册子是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佛教界所推出的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具有抉

择佛法胜义和型塑佛教未来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1.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容纳

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往往以神化教主、神化经典的方式提高本教的影响力。佛教中关于释迦牟尼降于天宫、入于母胎、出生、出家、破魔、成佛、转法轮、入涅槃等“八相成道”的传说,无一不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诸多佛教经典的形成、流通和传承,也都被蒙上了神异感应的特性。这在民智未开、科学很不发达的古代,对于那些充满神秘感觉和恐怖意识的人们而言,确实具有极大的耸动性和吸引力,但在具备现代科学常识的人们看来,这些神奇和感应却具有荒诞不经的意味,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使人类具备了全方位考察宗教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能力。因此,佛教在现代生活中只有脱离那些依附在自己身上的鬼魅和神明,与科学发展的社会现实相适应,以自身思想的深刻、情感的真实和理想的尽善尽美来吸引人们的关注,才能继续成为人类安身立命的场所和精神栖息的家园。



《答问》并未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视为神,而是视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家。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王子,小时候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敏锐,对人生社会的各种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出家学道,成为佛陀,创立了佛教。《答问》还对佛教创立时期印度的社会发展状况略加解说,从而证明释迦牟尼倡导的“四姓平等”反映着当时人民对种姓制度的不满,佛教是接近平民的宗教,佛接受女众的出家是宗教史上一个很大的革命举动,佛教宣扬的“诸法无常”对当时的社会起了进步的作用。也就是说,《答问》这本小册子充分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祛除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信众们逐渐蒙在释迦牟尼佛身上的神秘色彩,而将其还原为一位

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正本清源较之那些神话传说更能体现释迦牟尼的伟大,更容易理智的再现佛教的历史意义,也更容易使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佛教信众理解佛陀创教的本怀。

《答问》不仅祛除了佛教史上对释迦牟尼的神化,还将佛教的开展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思想历程。《答问》的作者是佛教的信众,但他对四圣谛、三法印、十二因缘的解释,却展示了佛教理论的一般特色,并且通过大(乘)小(乘)相对阐明二者的分别,解释大乘的“六度”、“四摄”等菩萨法门,这是对中国佛教以大(乘)容小(乘)、大小融通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对佛教经典形成的解释,也没有采取佛教界旧有的龙宫、铁塔等说,而是运用历史上的几次大的结集来予以说明。即便是对那些离普通民众非常遥远的宗教生活,《答问》也只是本着实际而进行朴素的解释,充分运用历史学、文献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佛教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如实的解说,不夸大,不虚美,人们一望即知其可行、能行,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宗教信仰是建立在真诚无妄的情感基础上的。相信那些自己也认为荒诞的东西,那是自欺;将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传授给别人,则是欺人。《答问》如果要对佛、法、僧作神秘解释的话,其可以利用的经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如此以来,恐怕学者们就要以佛教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荒诞之说、缪悠之言而不予

重视,而一般信众也会认为神通广大凡夫五分,只能对三宝敬事而不能见之于行履,其离佛之本怀愈远,则佛法必然愈晦。而人文社会科学对宗教的“祛魅”可以帮助佛教摆脱历史上形成的各种“鬼魅”与“神化”倾向,以一种“水落石出”的方式展现出自身教理的真实魅力。因此我们说,接受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一个宗教领袖所应具有的心胸与情怀。

2.对中国佛教宗派要义的称扬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虽有复兴之势。但在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社会现实中,人们在反思中国的文化根源时,有意无意地让中国佛教背负了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中国佛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例如,欧阳渐、吕澂等内学院一系的居士佛学家们,以唯识学为基准,抉择一切佛法之真伪,他们在高推玄奘、窥基之学的同时,盱衡台、贤,睥睨禅、净,非但不能欣赏隋唐时期形成的中国化的宗派佛学,且不能予以同情的理解,而径视之为“相似教”。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术界,在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进行清理时,又主要是把佛教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进行批判和驳斥。驻锡台湾半个多世纪、被视为“人天眼目”的当代高僧印顺法师,也以龙树的中观学为佛法的究竟之论,以主张“真常唯心”的中国佛教诸宗派的教理思想为当时高僧实施教化的方便。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日本佛学界,还提出了“修剪菩提树”的主张,认为日

本佛教中自中国传来的“本觉”思想应对诸多的社会不公平负责,是对纯正佛法的偏离,日本佛教界的一部分人士也在回归佛陀本怀的口号中展开了一场“祛中国化”的思想运动。此风若渐,则中国佛教将不免要自惭形秽了。

佛教传人中国已有 2000 年的历史。在这 2000 年中,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参禅弘法、读经研教,难道都是在对佛教进行歪曲和误解吗?中国古德立足于本位文化的立场对佛教经典所作的心性体会难道就真的无足称道?老居士对此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天台宗以五时八教判释一代圣教,罄无不尽,揭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之旨,“总结了以前各派的思想,将佛教教义加以精密的调整,发展了大乘圆教理论,展示了中国独创的大乘思想”。而华严宗“对《华严经》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阐发,是在前人(三论、天台、慈恩、地论师、摄论师等)学说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华严宗“重重无尽、法界圆融的思想,虽说导源于《华严经》,而实际为中国所独创,它的法界缘起、一切无碍的学说大大发展了印度传来的大乘思想”。中国佛教律宗以《四分律》为经典依据,“《四分律》虽属小乘,但其文义通于大乘,自古就有‘分通大乘’的说法”。中国古德对于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吸收,建立了一个个瑰丽、壮观的思想体系,为人类的精神创造和心灵体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印度高僧的言教是佛教,此固不待言,而谓中土大德的著述就是对佛教的歪曲和误解,这不是明显以印度佛教为中心的

自是而非他么?

且到底哪一种佛教为“真佛教”,其判定也甚非易事。即便是“纯正”的印度佛教,在释迦人灭之后,先是论师称雄、部派林立,继而大小异乘,分河饮水,后又空有相诤,势如水火。各部各派各据佛说,相互攻诘,以至于截舌断首、赌命相从。也只有在传入中国之后,佛教的各种经论才在中国圆融智慧的滋润下相互会通,以大(乘)融小(乘),会三归一,大主而小从,使各种经论典籍在佛法的旗下实现了“和平共处”。佛法是无诤法,以此而论,中国佛教相对来讲更符合释迦本怀么?老居士也是这一圆融会通智慧的继承者,故而于《答问》中,无论是对中观派的空宗,还是对瑜伽派的有宗,都能客观叙说其教理的殊胜之处,对于欧阳渐及支那内学院的成就不仅允为佛教,而且还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3.对藏、巴利语系佛教的关注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的佛教在中国都有广泛的传播。作者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副会长等职务达50余年,对各个语系佛教的思想义理及其高僧大德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接触,这也就注定了本书能够突破传统视野的限制,将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两大语系的佛教视为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相当多的重视。

《答问》设有专节介绍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藏语系佛教开始于7世纪中叶,自印度和汉族两地同时传入,至9世纪朗达玛灭法,为藏传佛教的前弘

期;后来佛教在西藏再次复苏,为后弘期,形成了宁玛、迦当、迦举、萨迦等不同的教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宗喀巴改革创建的格鲁派,在当前蒙藏地区最为兴盛。巴利语系佛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乘佛教”。这种说法,带有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轻蔑的意味,因此为作者所不取,而是称之为“巴利语系佛教(上座部佛教)”。“上座”是人们对高僧大德的尊称,于此细微之处我们可以看出老居士对他人的尊重和等视众生的博大胸怀,于汉传大乘佛法内部时有自是而非他的争论相比,实不啻霄壤之别。本书中还说到巴利语系的佛教“直接读诵巴利语文经典,所以用不着有翻译之劳。那里,若干世纪以来能保持如法如律精进修学的原始佛教的传统,还是值得欣喜赞叹的。”作者为汉传大乘佛教的信众,对中国南传佛教的殊胜之处能如此随喜赞叹,无怪乎他能为中国各个语系的佛教信众所景仰,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各族佛教界大团结的象征人物。

人们所说的“中国佛教”,往往仅指汉传佛教,虽就主体而言,此说不无道理,但终久不免给人以偏概全之嫌。《答问》对少数民族佛教的介绍,使“中国佛教”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佛教,而推崇其优长,赞美其殊胜,充满了尊重不同文化传统的包容精神。这也预示着中国佛教的发展不仅可以借鉴汉族古德的卓越成就,还可以充分汲取少数民族佛教的优点和长处,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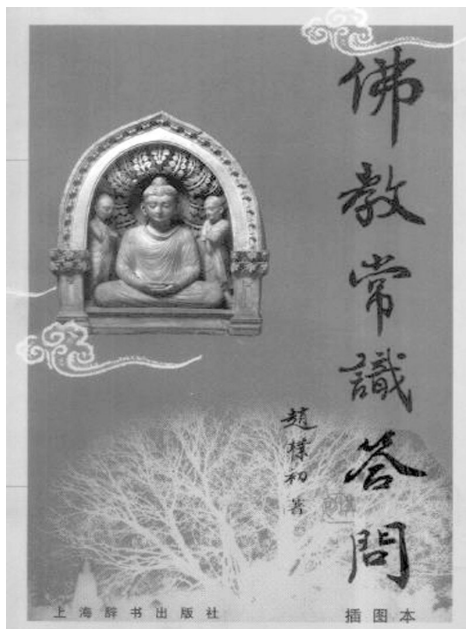
4.对人间佛教基本精神的阐释

佛教东传两千年来,不仅自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中国的思想、文学、建筑、绘画、天文、音乐、医药、社会慈善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佛教先辈的这些卓越贡献和成就令身为佛教徒的作者感到光荣和自豪,怎样使佛教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使佛法有补于社会道德、精神文明建设,就成为作者精心思考的问题。《答问》第五章中“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一节就是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

所谓人间佛教,就是充分发扬大乘佛教悲智双运、普度众生的精神,以自觉觉他、自利利人、净化世道人心、利乐社会人群为关注点的佛教。人间佛教不是另立新宗、自成一派,而是“各乘、各宗、各派都有引摄世间适合一般人的需要,是契理契机的”教法,其主要内容就是以五戒、十善作自我修持,以六度万行为利益众生。他认为,“假使人人都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那么,人民就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定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作者的善良愿望,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殷切向往。六度万行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菩萨行,“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

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立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这就是作者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所抉择的康庄大道,他对此坚信不疑,在《答问》的末尾充满激情的宣称:“作为灿烂的民族古典文化的绚丽花朵,作为悠久的东方精神文明的巍峨丰碑,中国佛教必将随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并在这一伟大事业中,为庄严国土,为利乐有情,为世界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瞻望未来,前程似锦,春回大地,万卉争妍,佛教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答问》在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佛教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和国家在这方面都走了弯路,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而以赵朴初居士为



代表的爱国人士对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的探讨,也为中共中央最终形成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策提供了素材。《答问》对人间佛教的阐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这一政策的前奏。就是这样一部意义非常重大的著作,老居士却以“佛教常识答问”命名,这是作者在故作姿态以示谦虚吗?我想其间必有更为深刻的含意在内。“佛教”是此书所论的范围;“答问”是此书设立宾主,有问有答,是体裁。而“常识”一词,含义深远,以我浅见,当有三端:一者,佛教应以此为常识,祛除经忏、丧葬、神鬼等,而择取其理性的、智慧的、有利于社会和信众身心的法宝。二者,人们应如此理解佛教,祛除世俗中人们对佛教的各种误解和偏见,择取其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希望此等知识普及民众,祛除狭隘的文化观念,使人类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我们知道,中国佛教史上的智者大师说:“一家教门,正在初

心。”即强调信众的佛教信仰要建立在正确知见基础上,从而树立起对佛法的“正信”。就一个人的宗教生命而言,这往往是在初发信心(即初心)的阶段。老居士作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佛学大师,以自己对照法的正知正见为“常识”,自然具有培养众生正信佛法的初衷。

据“大家小书”版前载君冈《大家为大家谈常识》一文中说,老居士住院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前往探视。这自然是党和国家对宗教界充分重视的体现,也是对这位宗教领袖的光辉业绩与思想观点的充分肯定。老居士将这本小册子赠与江泽民同志,寓有他希望党和国家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无尽深意,也显示出他对佛教有利于改善世道人心、有利于提高人格人性、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坚定信念。

(本文摘自《五台山研究》2008.1)

我会学术顾问石子政先生在上海逝世

9月20日上午,本会学术顾问、上海历史学会会员石子政先生在上海逝世。

石子政老师为一机械工程师,退休后,对文史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深入档案馆,到民间采访,撰写了一大批具有一定影响的文章,发表在《上海地方志》、《上海档案》等杂志上,如《入侵何以称“事变”——“事变”一词的解密》、

《被遗忘的“洪口”——虹口老街》等。石子政老师是研究关炯之家族的专家,生前发现整理不少有关关家的珍贵资料。关炯之先生是同盟会员,中国近代著名佛教人物,是他将赵朴初引上佛教之路。石子政先生曾给本会提供过有关关家照片、资料多份,对本会的工作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本会谨对先生的逝世表达沉痛的哀悼!

从赵朴初早年人生经历 试析其“人间佛教”思想之源

郭 兵

[摘要]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追溯其源头,应在赵朴初早年的人生经历中,在其慈悲的菩萨心与强烈的入世情怀中,在其对旧中国佛教发展命运作出的正确选择和对佛教先进思想的继承中。对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发生、发展过程作全景式的思考和总结,有助于中国佛教洞察过去,把握当下,瞩目未来。

[关键词] 赵朴初 早年人生 人间佛教 之源

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适逢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会长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正式提出将“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人间佛教”思想即立足人本精神和社会关怀,重视人们现实生活的改善和人类社会的建设,处理好出世与入世、做人与成佛、世俗生活与

佛教生活等的关系,建设人间净土,起到促进人类文明建设、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与道德水平,促进社会进步、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

这一年,赵朴初已是76岁高龄。其“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不是突然之举,也不是对前人相关思想简单的继承或照搬。在赵朴初此前70余年的生涯里,“人间佛教”思想在他身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生、发展阶段。赵朴初结合自身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厚的佛学修养和高度的般若智慧,就中国佛教往何处去这一历史性问题?在中国社会不断变革的经历之中,通过深入的思考、反复的求证而得出中国佛教以“人间佛教”为指导思想的伟大结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有着较强的个体性(具有赵朴初个人智慧)、针对性(针对中国大陆佛教)和操作性(指导中国佛教的各项工作)。赵朴初的佛教人生,堪为弘扬、探索和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典范。

笔者以为,从1907年赵朴初出生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间佛教”思想已在赵朴初心田起源，逐渐从抽象到具体，从无形到有形，即初步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本文试图从赵朴初这段早期人生经历，来分析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产生的重要来源和影响因素。

一、赵朴初早期人生的主要经历

1. 启蒙和求学

赵朴初1907年出生于安庆，1911年因安庆革命形势紧张，赵朴初随父母回到祖居地寺前河状元府生活。赵家办了私塾，赵朴初在此接受了启蒙教育。1920年，赵朴初的母亲陈夫人



赵朴初在难民营，这张照片是他送给其姐的

接受在上海的义姊关静之的建议，将赵朴初送往上海读书。关静之视赵朴初若子，精心培养，在对赵朴初补习了两年英语后，将赵朴初送往东吴大学读书，从附中、高中读到大学。因患肺结核，赵朴初不得不结束在校园的生活，回到关家养病。

2. 走上佛教工作之路

关静之的弟弟关炯之曾在租界做法官，审理过著名的“五卅惨案”，具有较强的民族气节。关炯之是个佛教徒，后来辞去法官一职，组织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一家迁居觉园，专门从事佛教工作。赵朴初在觉园养病，阅读了大量的佛教书籍，还帮关炯之做些文字工作。在关炯之的教导下，赵朴初的工作能力不断提高。为了维护佛教权益，团结广大佛教徒，在上海佛教居士林的基础上，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又成立中国佛教会，赵朴初相继担任文书、秘书、主任秘书等，走上专职从事佛教工作的道路，参与了旧中国佛教一系列大事，展示出其卓越的领导才华。

3. 投身抗日救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向街头，赵朴初手举红旗，冒着枪林弹雨，将难民安置好。他主持难民工作，千方百计地救济、安置难民。上海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新四军联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陆续送往苏南、苏北等地参加抗战。他参加了职

业界救亡组织上海益友社并担任理事长,参加了上海各界人士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星二聚餐会及其核心组织星六聚餐会,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团结爱国人士,开展秘密斗争。抗战后期,他主持净业儿童社工作,收养了众多的难童。

4. 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赵朴初痛恨国民党反动独裁的黑暗统治,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迎来了上海的解放。他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其高度的智慧和胆略,组织领导了许多有关民主的事件。如在静安寺举行公祭李公朴、闻一多,掩护许广平到上海等。他主持少年村的工作,教育儿童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他还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如为解放区购买药品。

5. 担当重建新中国佛教的重任

上海解放前夕,赵朴初从事收容难民、维持治安等工作。在他的劝说动员下,圆瑛等一批高僧大德留了下来。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单中,赵朴初和巨赞法师作为佛教界代表应邀参加。他深感责任重大,认真学习了解党的宗教政策,在佛教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并到宁波等地进行调研。在开国大业中,他和圆瑛等高僧大德将和平视为当时最大佛事,致力推进佛教的人间化,发起成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佛教协会,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为新中国佛教的事业和誓愿。

二、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之源

或影响因素

(一)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来源于其慈悲的菩萨心与强烈的入世情怀

赵朴初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一个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佛子的慈悲心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在赵朴初身上得到完整的统一,使得他始终能以入世心做出世事,做出世事不失入世心。他对佛教的思想与主张,注定是将佛教立足于人间,立足于人生;而这种思想与主张,也注定使他处处能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献身于匡扶国家、救济民众的伟大事业之中。

赵朴初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不同,其入世和出世心从来都是联在一起的,而非单纯的入世心或出世心。他从事佛教事业,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的,希望佛教能发挥普度民众、改造社会的功效;而他从事社会事业,则带着极大的慈悲心,希望社会能够实现佛教勾画的理想图。这使赵朴初早期的佛教思想即打上了深深的“人间”的烙印。

1. 少小立下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

赵朴初虽然出生封建家族,但他思想进步。赵朴初曾回忆:三岁时,过大年,他走进公堂,玩着祭器,被一个家中长辈看见,长辈非常凶狠地掀起他的耳朵,揪到公堂外。这一幕,让他终生难忘,反封建的种子,在这时已在他的心田种下。

赵朴初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其老家安徽省太湖县寺前河度过的。

这里地处大别山南麓,是较为典型的贫穷农村。赵朴初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是课堂上的,还有自然里的、社会上的。他非常了解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受母亲的影响,他少年就接触佛教,深信佛教,有着一颗极其慈悲之心,这颗心使他同情贫苦百姓,更希望能像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赵朴初求学于东吴大学,该学以“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为办学宗旨,赵朴初不但成绩好,而且能力强,担任班长等职。随着学识、见识的增加,面对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赵朴初和许多中国优秀新青年一样,渴望改变国家命运,痛恨列强对中国的蹂躏。所以当“五卅运动”爆发,赵朴初走在了反帝反列强的游行队伍的前列,组织捐款,散发传单。

正如《赵朴初同志生平》所说:“早在大革命时期,年轻的赵朴初同志亲眼目睹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下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广大农民蒙受苦难,从而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这种远大抱负,也即赵朴初心中一种强烈的人世情怀,决定他不会像某些佛教徒只求“自了”,也不会像某些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将以出世之心来做入世之事,努力解救国家与民众。

2.对真理与进步的不懈思考和追求

国运艰危,世道不安,年轻的赵朴初身体多病,他困惑过,徘徊过。但

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理与进步的不懈思考和追求,使他能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赵朴初在生病期间,一边养病,一边在觉园读书,一部《大藏经》让他受益匪浅,也解开了他心头的许多困惑。大乘佛教“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菩萨行,也化成他的一种自觉行动。作为佛教徒,他希望通过这种菩萨行,来解救国家与民众于水深火热。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四起,怎样才能救国救民,怎样才能做到佛教的“普度众生”,赵朴初是经历了一番思考和选择的。赵朴初从同学、朋友那里,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了解到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思想,赵朴初是赞同的。他又知道了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他对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表示极大的同情,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的步步退让,激起了全国抗日军民的不满,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这对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的赵朴初来说,也是极端不满的。他在从事难民工作中,得到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们配合默契,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救国救民。

在抗战中,在争取爱国民主运动中,赵朴初自觉和不自觉间,与中国共产党站到了一起,最终选择了党和新中国。这也是对真理和进步做出的选择和追求。作为佛教徒,这种真理与进步,即佛教所言:“度尽众生,方证菩提”。国家未富强,众生未离苦,



1949年,赵朴初与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宗教界代表在一起

这种努力和追求就不会停止。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他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自然也是他的佛教思想的指南。佛教不离人间,人间不离佛教,只有“人间佛教”,才能完成由人至佛的实现,才能完成由五浊恶世到人间净土的实现。

3. 接受大上海先进文化的滋养

家乡的深厚传统文化哺育了赵朴初,而大上海的先进文化最终培养了赵朴初。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先进文化在赵朴初身上得到水乳般交融,使他成为近现代中国一个典型的优秀知识分子,无论在人格和思想,都达到“明月清风”的高尚境界。

在近代上海,聚集了一大群知识分子,传播着各种先进的文化。赵朴

初在接触这些人的过程中,深受他们的教益和影响。像鲁迅先生,就深受赵朴初欣赏,在鲁迅的葬礼上,就有年近而立的赵朴初的身影。赵朴初与鲁迅性格不同,但“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是相通的。

赵朴初曾说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他深受三位宗教界前辈的启发和鼓舞。他们是天主教的马相伯先生、基督教的吴耀宗先生和佛教的沈钧儒先生。抗战期间,马相伯与章太炎等人发表声明“……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使赵朴初很受感动;吴耀宗先生早年信奉唯爱主义,但面对日军的暴行,他放弃了唯爱主义,成为一个坚决主张武装抗战者;沈钧儒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但

他一句话“主张坚决,态度平和”对赵朴初影响很大,即在不懈精进中,永远能保持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这个思想一直贯穿了赵朴初的一生。

正是这些先进人物和思想的影响,使赵朴初从中深受教益并得到鼓舞,在其慈悲的菩萨心里更加增强了入世情怀,以菩萨之大无畏精神,愿为真理而献身,为国家、人民而牺牲一切。

(二)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来源于他对旧中国佛教发展命运作出的正确选择和对佛教先进思想的继承

赵朴初 20 多岁即走上了从事佛教工作的道路,参与了旧中国佛教抵制庙产兴学等许多重大事务。旧中国社会和佛教封闭、落后的现状,也迫使当时以太虚大师为首的高僧大德对此加以思考,他们提出了一条“人生佛教”之路。赵朴初非常赞成“人生佛教”,积极追随太虚大师等高僧大德走“人生佛教”之路。这种“人生佛教”思想,即尚未成型的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

新中国即将成立,赵朴初作为佛教界两名代表之一,参加了新中国的建国大业,为了建设一个团结、繁荣的新中国佛教,促进佛教的发展,他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要将佛教回到“人间”,与新中国融为一体。赵朴初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对“人生佛教”的所思所为,为他在 1983 年提出“我以为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提供了论据,并进行了论证。

1.对旧中国佛教状况的深入洞察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饱受列强的欺凌,国家贫弱,民不聊生。进入二十世纪,各种文化进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社会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中国佛教的命运,也和国家的命运一样,在风雨中飘摇。

旧中国佛教几乎失去了当政者的扶持,佛教徒没有人权可言,虽然山头林立,但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教内矛盾重重,部分僧尼道风不正,戒律松弛,信众素质普遍低下,文化教育事业极其落后,服务社会功能也日渐衰弱。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对人乘正法的忽视,即很多人一学佛,便对家事、国事、世事消极,逃避责任,只求自了生死。出家被世人视为灰心失意、走投无路的活计。这时的中国佛教,可谓各种弊端竞出,面临着生存危机。

20 多岁即从事佛教工作的赵朴初,对佛教当时的状况了解至深。他亲身参与了一系列维护佛教权益的事务,如抵制庙产兴学,当时许多文告就出自赵朴初之手。在赵朴初开展佛教工作中,对来自各方面对佛教的偏见和阻碍,更是有着极其深刻的体会。而对当时中国佛教内部的纷争,赵朴初作为中国佛教会工作人员,也难免卷入其中,使他迫切希望中国佛教徒能团结起来,改革佛教弊病,推动中国佛教健康向前发展。

2.太虚大师寄以重托

太虚大师面对旧中国佛教各种

弊端，特别是对人乘正法的忽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自己对教理、教产、教制的“三佛革命”。大师“依于全部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综合而整理之。”（《人生佛教开题》）提出“人生佛教”理论，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

赵朴初十分敬重太虚大师，有人曾对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颇有争议，赵朴初挺身而出：“当前佛教人民的任务，应当是为佛教的人权而奋斗。太虚大师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的办佛学院，办佛教会，整理僧伽制度，倡导人生佛教，乃到最后有意参政，无非是为了这个目的。”（《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P250）赵朴初工作于太虚身边，对于“人生佛教”思想，必然有着更多更深的理解与继承。

1947年3月，太虚大师即将圆寂，在玉佛寺召见赵朴初，并以所著《人生佛教》相赠，勉励赵朴初努力弘法。这是太虚大师选择了赵朴初，希望他继承自己衣钵，将“人生佛教”进一步发扬光大。赵朴初没有辜负太虚大师期望，毕生都在弘扬发展其“人

生佛教”，他后来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直接继承了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许多内容。

3. 杨文会、印光、弘一、圆瑛、虚云等高僧大德言传身教

除了太虚大师之外，当时佛教界一些高僧大德的高风懿德及其佛教主张，也给赵朴初以言传身教。

杨文会通儒佛，以儒家为菩萨化现，从而为佛教入世作了理论上的铺垫，他又建立金陵刻经处和创办祇恒精舍，广泛搜集、校刊和流通佛经，培养佛教种子，拯救中国佛教于衰微之中；被尊为莲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也援引儒学，教人敦伦尽分，先作好人、善人著称；弘一大师为振兴律学，不畏艰难，深入研修，潜心戒律，著书说法，实践躬行，德范千秋。这些高僧大德的佛教主张，与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是一致的，与赵朴初对于佛教的主张和追求也是一致的。

特别是他们的爱国爱教精神，直接鼓舞着赵朴初积极投身抗日救国、争取民主。如抗战中，圆瑛大师被日本人逮捕，遭到严刑拷打，以绝食相抗议，没向侵略者低头。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他们都成为赵朴初学习的楷模。

4. 对“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些初步实践

“人间佛教”其本质就是贴近现实人生，促进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佛教徒不仅要努力在现实中做个好人，更要热爱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最终是建设人间净土。



太虚大师像



赵朴初、明旻法师与圆瑛大师在一起

早年的赵朴初以一个佛教徒、佛教工作者的身份,进入世间,大愿大行。抗战期间,国家危亡,民众深陷苦难,引起中国佛教徒的极大悲悯。赵朴初担起了难民工作的重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佛教慈悲精神,募集粮食、生活品等,让难民安身立命。他们还组织僧侣救护队,直接走上前线支持抗日。这些,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国佛教徒爱国风采,也展示了“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强大力量。

抗战后期至新中国成立,赵朴初一直主持流浪儿童的工作,办净业教养院和少年村。在这里,赵朴初把佛教作为教育内容和方式,探索推行“人间佛教”。这种教育,在知识之外,

就是在佛教所要求的“行住坐卧”四威仪中用功。推行佛教“六和敬”,即要求儿童做到身和、口和、意和、式和、见和、利和。对犯下的过错,注重让儿童发露忏悔。其教育的宗旨,就是:“教养院是一座桥梁,把孩子们从黑暗的一头,带到光明的一头。”(赵朴初:《流浪儿童教养问题》)。事实证明,这种教育是成功的,许多儿童长大都成为国家之材。这也证明:实行“人间佛教”,必然可以完善人乘,有益社会。

5.对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认同和对新中国佛教的憧憬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

中明确提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予保护。”这种政策受到当时宗教人士的赞同。

赵朴初与巨赞法师、喜饶迦措法师、周叔迦居士、陈铭枢居士等充分相信，只有建立完全脱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摧残和压迫的新中国，只有在宗教信仰得到充分尊重的环境里，佛教才会有“涤瑕荡垢、重见光明的机会”（《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因此，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们继承太虚大师未竟事业，顺应时势，力倡佛教的现代化和人间化。他们对新中国佛教充满憧憬，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佛教改革之中，广泛调查、研究，提出佛教教务改革、僧伽制度整理等一系列举措，并组织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

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赵朴初在报告中说：“在毛主席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光辉照耀之下，全国信仰佛教的四众弟子，不管寺院制度生活习惯的不同，都能够在这一个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亲密团结，改变了过去不相往来的情况；佛教徒的宗教生活得到了尊重与照顾；佛教徒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过去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的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与权利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实现。一切说明，跟着祖国的辉煌成就，我们佛教也进入了一个伟大的环境，使佛教徒能够

得到‘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殊胜因缘，使佛教徒在人民事业中获得了充分机会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即是赵朴初憧憬中的新中国佛教，也是一片极其美好的“人间佛教”。人到中年的赵朴初人生思想趋于成熟，他心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在这时已有了初步的形式和内容了，如一粒种子根植于他心，在经历了30年风风雨雨后，终于破土而出。

三、结尾

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当选副会长兼秘书长，由上海迁居北京，主持中佛协日常工作。他和圆瑛、巨赞等高僧大德领导着新中国佛教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健全僧伽制度，认真开展弘法利生事业，广泛进行国际佛教文化交流，把和平友谊的种子撒遍世界各地。十年浩劫，让中国佛教受到严重摧残。酝酿在赵朴初心中的“人间佛教”思想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实践的考验，而不断地得到修改和完善，乃至真正因缘具足，而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年之际，正式提出“人间佛教”思想。赵朴初在此后近20年时间率领中国佛教大力弘扬“人间佛教”思想，使中国佛教得到快速发展，至今仍成为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当然，这种思想也是受到特定时代等的局限，在赵朴初先生去世后，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后人以契理契机的精神去加以改革、发展。对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发生发展作全景式的思考和总结，有助于中国佛教洞察过去，把握当下，瞩目未来。

国士的精神境界

——《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之五

谷 卿 汪远定

研 究

24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赵朴初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的不朽功业,足以见证一颗璀璨的巨星的人间流转。他诞生于20世纪的初年,坠落在另一个世纪的门槛上。他的一生短暂而漫长,93个寒暑春秋与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在爱国爱民的激切情感中,积淀为一种氤氲而高远的人生意境,那就是国士的精神境界。

“国士”一词语自《战国策》。据《战国策·赵策》载:“晋阳之孙豫让事智伯,智伯宠之,及越襄子杀智伯,豫让逃山中,曰:‘嗟呼!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智氏矣。’”豫让为报答智伯之恩,改名换姓、隐藏身份,甚至漆身吞炭。他多次刺杀赵襄子,竟然都被赵襄子发现,但是赵襄子念及他的一番义士之举,也并未杀害他。赵襄子也曾问豫让:“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对之云:“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他是国人当中才学和能力都出类拔萃的尖端人才,

或言之,国士是精英圈内的精英。《东观汉记·黄香传》记言:

(黄香)年十二博览传记。家业虚贫,衣食不赡。舅龙乡侯为作衣被,不受。帝赐香《淮南》,《孟子》各一通,诏令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谓诸王曰:此日下无双江夏黄童也,京师召曰天下无双国士。

正是因为黄香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才会受到汉顺帝的激赏,而被誉为“日下无双江夏黄童”,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并且,“天下无双国士”、“天下无双江夏黄童”的美名,随之成为最流行的话语,而“国士无双”之语也沿用下来,逐渐转化成一条熟语(成语),特指那些出类拔萃而且独一无二的杰出人物,诸如宋之范仲淹、文天祥,明之夏完淳、黄道周,他们屹立在数千年的文明古国的人物版图之上成为一道巍巍高耸的人文景观。国士无双,赵朴初用他朴实而高大的形象,以及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当之无愧地跻身于这凤毛麟角的国士之列。

赵朴初终身热衷于佛教事业,先后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

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宗教界的领袖人物。此外,赵朴初因为突出的社会贡献和社会影响力以及个人非凡的艺术造诣,一身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和名誉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在这些职务中间,没有一项是虚的,譬如在文学领域,他创作并出版了《滴水集》、《片石集》等著作;书法领域,他除了开创“赵体”,还曾担起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的重任,为印学博物馆的建设和《西泠印丛》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他的人格感召和社会影响之下,这些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举国唯一的金石印玺专题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的圆满落成,使几代西泠士子的夙愿,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解答和归宿。它成为印学界的一处胜境,而赵朴初更因嘉惠士林而成为人们心中另一处胜境。

一、慈悲济世的佛学大师

赵朴初身为宗教界的领袖,穷其一生的事业是佛学。他忙碌于佛教事务,为弘扬慈悲济世的佛法精神,为世界和平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撰著的《佛教常识问答》成为信徒入门的必修课程。因其研究佛理佛法的全面和深刻性,加之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广阔、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成就了一代佛学大师的煌煌功业。

在解放前,赵朴初就已经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宗教领袖了。20



世纪30年代初,他曾经担任中国佛教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等职务,长期致力于佛学研究和社会救济事业。1936年,他又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护国和平会。从宗教与国家、信仰与和平的关系来看,赵朴初的慈悲济世情怀尤为强烈。这在我们一同回顾那些历史留下的碎片时,将会得到印证。

抗日战争期间,赵朴初非常关心教育,尤其是那些流离失所的难童的教育问题。1939年夏天,在当时的新四军急

迫需求各类专业人才,且已经有人员提议开办无线电培训的前提下,赵朴初考虑到难童的成才和发展,亲自出面周旋相关部门,顺利完成了无线电培训班的开办事宜。该培训班前后培养出五十多名学员,输送到新四军军部的就有38人,为抗战的胜利增添了一份力量。同年秋季,赵朴初和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在前期创办的无线电报报务员训练班的基础之上,开办了难童职业中学“慈联职业中学”,也为抗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战争带来死亡,孤儿在死亡的一侧诞生。孤儿是灵魂深处的畸形儿,谁能抚平他们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创伤,谁能将罪恶的历史隐痛消解冲淡,慈悲救济的赵朴初或许成为了孤儿教养院里的孤儿们心中永远的圣人。1941年初,国人沉浸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巨大悲恸之中,而赵朴初的心情也异常沉痛,想起那许许多多的新四军军营里的战士们,曾经都是他送去的,而今尸骨未寒,死于手足相残,他难以抑制心底的诗笔,挥毫而就《哀辛士》:“岂能北辙又南辕?无北无南八表昏。信有修能遭众嫉,竟教绩毁铸沉冤。鸱枭在室悲弓折,魑魅甘人可理论?逼窄江南容后死,弥天泪雨望中原。”赵朴初没有被悲愤的情愫冲昏头脑,他又积极地投入到营救新四军的活动当中。“皖南事变后,赵朴初将方南君等一百多名新四军小同志转移到敬业孤儿教养院隐蔽,他们也是赵朴初等作为难童分批送去参加新四军的。在那些日子里,赵朴初起居不安,保持高度警惕。”由此可见,赵朴

初的心中满载的是天下百姓。佛法人间,一位佛学大师的慈悲救济世的感人事迹实在太多太多。

赵朴初作为世人公认的佛学大师,他能将深奥晦涩的佛理融于社会,融入日常生活。他参悟到的佛法存在于人间,故而他倡导积极入世的佛教精神,他的一生都在慈悲济世。在战事纷纷,社会动荡的年代,赵朴初坚持“和平”与“非战”的理念。展示在书法之中,也颇能见到这些精神。书法家林岫先生在《诗书双灿 禅慧独清——追忆诗人书家赵朴初先生》一文中写道:

1927年,赵朴初任关桐之在上海创办的“中国佛教净业社”秘书,有缘结识名著近代佛教史的太虚法师和圆瑛法师,亲聆棒喝,藉教开悟,从此走上了弘扬佛学的道路。当时,沈尹默等评文家墨客都聚会上海,遂有机会寻经问道,谈诗论艺,故诗书大进。1983年朴老回忆自己学书经历时说:“非专为当书法家而临池执笔,只是一见前人墨迹,就有敬畏之心,由敬生爱,爱不释手。纵颠簸流离之时,日课暂辍,心亦向往之。”又说,“日军入侵时,家乡遭劫,我家也被毁坏殆尽。家中原来藏书不少,可惜只带出《杜工部集》残本和柳公权字帖。丙午(1966)乱时《杜工部集》也被红卫兵扫掉,已无法寻觅,现在唯存一本柳公权字帖了……”

可见,赵朴初的书法征途与求佛之路,相互交错而延伸,他用心解读的佛理和黑白的线条一样,灵光闪耀。当他在佛学领域功成名就的时候,他的书学造诣同样不容小觑,赵朴初作为一代书

法大师，尤其是在行楷的书体方面，独一无二。“赵体”应运而生，奠定了他在书坛上的特殊而绝高的地位。林岫先生在文中又言：

朴老恪勤笃志，最留意晋唐宋元前贤法书，广博取法，熔铸众家而后得之。其书清婉古雅，执著中锋，处处劲节，最耐细品。虽然平素以弘扬佛学为大事业，但“文字立禅，翰墨结缘”，自古也是松门精舍的一段慧业，故朴老总以诗书双楫苇渡艺海，弘法度生，也不奇怪。朴老六十五岁后又于帖学之外参习魏碑，行次常携《张猛龙碑》和孙过庭《书谱》二集，通会古法，砚窗多有心得。逝前二十年间的作品愈发气静神闲，老笔浑厚，尤擅用墨，湿以枯之，渴以润之，直欲畅抒胸中豪逸，观者亦无不赞其纯青精到也。

正如所说，赵朴初是慈悲济世的佛学大师，他与禅宗有着一种深厚的机缘和关联，但弘扬佛教事业仍需“文字立禅”，而与“翰墨结缘”。或许在佛与书之间，佛是道，书是器，而作为真正的佛学家和书法家，二者又兼容于一身，岂能言说或分辨得清楚何者为道，何者为器呢？因为它们都是全息人生与宇宙的宏大事物的关节，或者称之为大漠里的一粒沙，看似有形态和界限，但实质上却无法于严格意义上区分所有被包容的事物。它们不是同一件事物，但它们有相通之处，并且放大这一相通之处，极有可能产出类似联想，它们此刻是泥与水交融的合体，于同一个人的点化下，产生了惊人的艺术震撼力。

刘熙载言：“书贵入神，而神有我

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而赵朴初的书法之中，有慈悲济世的佛学大师的笔神，且为“入我神者”，赵氏汲取前代各家的书法精华，不断参悟领会书学真谛，最终化为自己书法的力量之源，融会于自身的佛教文化的“血管”，整合而成举世无双的赵氏书法。

二、心志高洁的人民公仆

赵朴初的清廉、高洁是出了名的，周恩来曾赞扬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赵朴初官阶很高，架子却很小，也从不讲究奢侈和排场。皖江历史文化研究学者朱洪教授在《赵朴初传》中，详细地记叙了这件新中国建国初期与赵朴初有关的重大经济调查：

到1950年12月底，物质清理委员会收受的物质中，用于华东、上海生产救灾的有：上海，来337万斤，现金104.995亿元、麦皮5万斤；皖北，什粮5050万斤，药品及现金37.600亿元；山东，什粮1500万斤；苏北，什粮850万斤；皖南，什粮770万斤；苏南，什粮435万斤，现金7亿元。此外，上海1950年支援华东灾区农村兴修水利、防止灾害的经费496.3亿元。帮助各地政府来沪筹集救灾经费350余亿元，寒衣210万件（来沪灾民的遣送经费不计在内）

实实在在的数据，最终证明了赵朴初廉洁奉公的事实。面对如此巨大的物质财富，赵朴初毫不动心，不占分文，也难怪周总理发出赵朴初是“国宝”的赞叹。这是一个心志高洁的人民公仆的精神境界，也是赵朴初高洁人格的最好体现。

改革开放以后,赵朴初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无比信任,获得了更高的荣誉和地位。1983年6月,赵朴初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副主席,他的人生再次走向辉煌和高潮。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赵朴初已是国家领导人,理应享受高层领导的生活住房条件。但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国管局为他提供的“调整住房、换红旗轿车和配备警卫员”的改善内容。他对家人说:“够住就行了,不要跟别人比。‘月在青山云在天,平常日子平常过’”,并以此告诫后人,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

赵朴初的心志高洁,在书法作品中亦能显出其精神的内蕴。诸如他于1955年创作的《飞过琉球》手迹:“星槎吾祖昔曾游,诗卷惊涛浩荡秋。百五十年无限事,飞鸿一瞬过琉球。”时年赵朴初飞往日本冲绳,意想寻觅祖先的足迹。原来,冲绳即历史上的琉球国,而赵朴初的太高祖赵文楷“百五十年”前,为清廷嘉庆皇帝派往出使琉球国的钦差册封正史。琉球国历史上的中山王尚温正是在赵文楷亲自主持的册封大典上完成加冕的。在这块小岛上还建有清惠祠,就是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赵氏而建的。赵朴初的祖先赵文楷,是清朝的一位才华出众、人格高洁的状元,深得嘉庆帝的器重和喜爱,他“廉洁之声,著于海外,(琉球)举国敬仰,造祠纪念”,可见赵氏家族的家学、家风之昌明深厚。这“廉洁之声”或许成为集体无意识潜入赵朴初的心性当中。一幅赵朴初的书法《飞过琉球》手迹,那清秀磊落的墨迹,心笔合一,不掺杂任何旁骛的澄澈

之境,犹如浩荡而博大的胸襟,纯白的空域,令人自然地联想到一种精神的高洁和伟大。

三、忧国忧民的人间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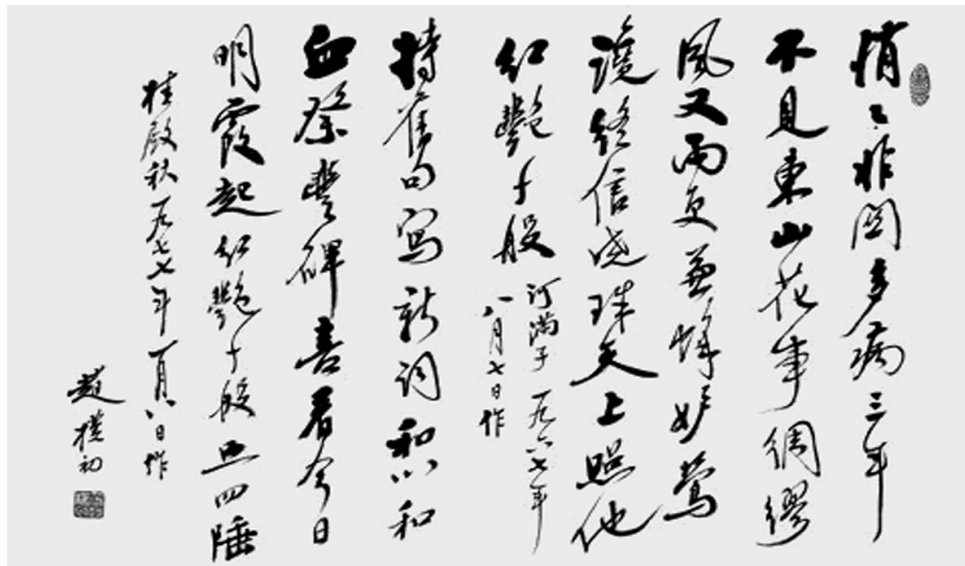
1938年,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岌岌可危。而赵朴初正在积极地运送难民去参加新四军(人数达1200多人)。他与上海“正大”难民收容所以及慈联会、国民党第三战区难民救济委员会的相关领导,紧张的筹备着数百名青年难民的转移工作。当巨大的船只载着青年难民离开黄浦江头,朝向新四军的军营驶去的那一刻,赵朴初激动不已,感慨万分地即景赋诗一首:“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归浩汗。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诗文书法间,流露出赵朴初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人间佛法精神。

1976年初,全国人民又陷入沉痛的哀悼中,这一年人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赵朴初与总理有着笃厚的感情,为故人、更为心间永远崇敬的偶像伤心甚至恸哭。赵朴初在《周总理挽诗》中写道:“大星落中天,四海波瀾洞。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我惭駑駘姿,期效铅刀用。长思教诲恩,恒居惟自讼。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恻。”此幅诗帖沉郁顿挫,挥毫泼墨的瞬间,渗透着赵朴初满腔的哀思,从纵横交错的灵动而急促的笔法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创作的心境,墨迹间抖动的已不再是诗歌和书法,超然物

外,那是赵朴初忧国忧民的满怀伤情对挚友的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去世,促使“四人帮”夺权行动的速度加快。两个多月后,天安门事件发生,使得原本纪念周总理的哀悼人群变成军警镇压的对象。因为“四人帮”势力的恶意诽谤、诬陷,国家政局再次出现乌云密布、令人窒息的紧张局面。赵朴初历经磨难和坎坷的人生,始终无法控制内心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他辗转反侧,近乎愤怒地创作出一首《木兰花令·芳心》:“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此一作品正抒发了赵朴初时局的忡忡忧心,而这些直露的批判时局的诗文作品,在寒气逼人的政治环境下,易极易遭到追查打击的。赵朴初满怀激愤,心性善良的他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词和书法俱佳的艺术作品,颇受广大

群众的欢迎和赞颂。次年,赵朴初在十年文革结束后的清新空气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收藏惬意和愉悦,他的艺术细胞也在急速地升温、膨胀。《套曲·字字双·故宫惊梦》写于他参观完故宫博物馆慈禧罪行展览后,他一改往常雅致严肃的风格,读书皆显轻逸幽默之趣:

宫门骑马带伙计,四匹。
红旗车队后跟随,神气。
向来佩服武阿姨,皇帝。
无奈乾陵还封在山沟里,可惜。
且图就近访慈禧,有理。
早安排包管称心的见面礼,表意。
送您一副假牙好肯童子鸡,补气。
送您一副假发好和姑娘比,美丽。
送您一套特制布拉吉,换季。
送您一架莱卡照相机,拍戏。
有人劝我把文艺大旗也送你,放屁。
老娘少了它怎能混下去,哎喂。



这分明是反革命的坏主意，可气。
赶快给我拉出去，枪毙。

生动、幽默的文字，充满语言的智慧，将误国误党误民的政治野心家江青的丑陋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反映了邪不压正的历史道路。善果善因、恶果恶因的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也在个人的命运史上得以诠释，正如禅语中“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的全息之光，散发着仁者无尽智慧：误国误民者，必将遗臭万年；忧国忧民者，却能永垂不朽。

赵朴初在众生面前是真正的“菩萨”，不仅因为他身在佛门，而且他的个人行为和个人魅力，充分传达出拯救众生的热情和巨大能量。在《诗书双灿禅慧独清——追忆诗人书家赵朴初先生》一文中，林岫先生还讲述了一件赵朴初晚年的实例：

1998年夏，中国发生特大洪水灾害，灾害面积为数十年之最。朴老首倡中国佛教协会举办大型“赈灾书画义卖周活动”，京津地区乃至全国的书画家闻之，立即翕然而从。从8月8日开始，为时一周，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朴老带头献出精品，首日义卖18万元。在场的启功、沈鹏以及书画界的大家都为朴老的倡议和开笔得彩热烈鼓掌。翌日，有人闻讯后从外地匆匆赶来，朴老又挥毫奉献；还出面与无锡祥符寺住持无相法师商议，又募得善款40万元，共计募捐100万元全部献于救灾。这次赈灾义卖的成功，又一次以他的“滴水精神”昭着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

慈大悲。

其实，这一年距离赵朴初离世，仅仅剩下两年时间，他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然而赵朴初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生命意志，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连同繁重的政务之余，创写书法作品，亦充斥忧国忧民之心和报效国家之意。赵朴初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共沐数千年诗书画界前贤的文化法乳，方有今朝。最好的还报就是照着前贤功德，墨香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学书作诗有成，要报师长恩国家恩；挥毫能结善缘，要报朋友恩人民恩；得文化熏陶、水土养育，要报故贤恩天地恩。大家报恩扬善，中华百业振兴，更况书学呢！”

艺术贵在精神，书法艺术即是。赵朴初的书法，呈现的是一派国士的精神境界。他是佛学大师，因为他对佛理的解读超越千古，他的人文佛法精神适应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于国于家都是禅学的最佳诠释；他是国家领导人，因为他胸怀祖国和人民，心志高洁，容不下一粒沙砾，一簇尘埃，博大的爱使他物我两忘，浸入澄明的佛境；他是人间的巨子，因为他忧国忧民，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他始终走在救民于水火之中，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悲悯，也为一代英豪恸泣，为国家的每一次进步投注他个人最富艺术性的表情。他的方式，是佛的方式；他的方式，是诗人的方式；他的方式，是翰墨之间传情的书家的方式。最终，国士的境界呈现在众人面前。国士归来，感动着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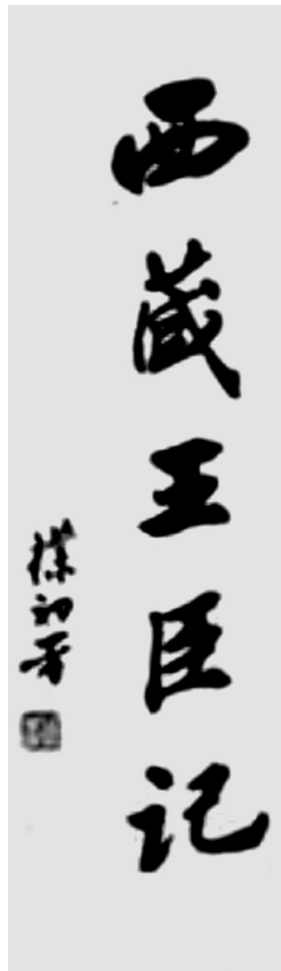
关于“藏”和“藏”字小考

——写在赵朴初题签展后

吴 勇

年前,市政协文史委、市文广新局、赵朴初故居管理处联合举办了“统一战线教育展——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赵朴初先生”和“朴老题签展”专题展览。“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展”主要以照片和实物形式展示赵朴初先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为祖国统一战线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是对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进行统一战线传统教育的生动课堂,这种形式相对于观众来说,比较熟悉。但对于部分观众来说,“题签”这个名词大家相对可能陌生点,实际上,题签字面上意思就是为书籍、卷册封面题写标签。北宋诗人晁补之《胡戢秀才效欧阳公集古作琬琰堂》诗云:“仲尼犹及史之阙,有马借人吾取忘。题签甲乙颖水阳。”说白了就是封面题字。一般说来,题签与书画作品一样,既有一定的内容、讲究笔墨表现和章法布局,同时又是署名款印信,是完整的艺术品;题签又多为命意点题的特定之作,是只此一用、只此一份的孤品,审美价值以外,有些还具文献史料意义。此外,还由于题签尺幅小,书写难度大,极易体现出书画家的艺术功底和技巧。

赵朴初先生为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是著名的爱国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朴老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一生慈悲为怀,为践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精神贯穿在包括书法在内的他的一切行持当中。朴老的书法俊朗神秀,尤擅行楷,结构严谨,深厚圆润,笔健挺拔。禅韵清雅悠远,翰逸神飞;气度雍容宽博,舒展大方。朴老书法骨韵俱全且美,从灵动的行笔中往往透出一股朴拙的金石气息,清末金石书法大家杨守敬云:“集帖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朴老的书法就是碑帖互融互补的典例。朴老生前给人题字时常盖“无尽意”章,书斋取名“无尽意斋”,自称是“无尽意居士”。“无尽意”取意于佛教《妙法莲华经》中《无尽意菩萨经》,以“行愿,意无尽”来表明自己毕生悲愿无尽,智慧无尽,爱国为民、为佛教报恩无尽,奉献无尽的赤子情怀。朴老说过:“我的书法不能说写得很好,但每天我都做功课”。启功先生说:“朴翁擅八法,于古人好李泰和、苏子瞻书,



每日临池，未曾或辍，乃知八法功深，至无怪乎书韵语之罕得传为家宝者矣。”赵朴初的书法以行楷、行草见长。其书法作品整体章法取疏淡格局，行、间距明显，字字形断而意连，整齐疏密，自然一气，不鹜造作，形似苏体，但又比苏字灵秀。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墨量饱和，墨韵丰腴，偶有飞白而无枯笔，古拙而灵动，苍劲而洒脱，胜在趣韵，给人一种平和、大度、雍容不迫之感。其用笔劲爽，点画干净利落，线条刚劲绰约，下笔处不

作虚尖，收笔戛然而止，没有飘荡不定的任意延长，提处不飘，按处不滞，正如刘熙载所言：“书能笔笔还其本分，不消闪避取巧，便是极诣。”

本次“朴老题签展”集中展出朴老的题签作品 300 余册，多为行草书体，字体隽秀，浑厚饱满，刚劲清新，幽雅俊拔，圆中见方、雄肆古茂，兼有汉碑雄劲和晋唐俊骨，都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令人充分享受艺术熏陶的同时，也感受到朴老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

学问、心底慈善、正直笃实、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在此次展出的作品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藏”和“蔵”的题写问题,有时写作“藏”,而有时写作“蔵”,作为一位书法宗师,朴老对待书法的态度是极其严肃甚至是虔诚的,他认为,书法的生命在于创新,但是创新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赵朴初强调,书学艺术如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无疑将是一个空中楼阁。“尊传统以启新风,先器识而后文艺”,是赵朴初为《书法》杂志创刊 10 周年而作的题词,也是朴老对待书法严谨态度的写照。从这个意思上说,“藏”和“蔵”的书写绝对不会是随意写就,那么,中间到底有何玄机呢?

笔者试着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考证,一开始,想到朴老有几个著名的缺笔书法故事,一个即是著名的“裕安大厦”,也是安徽在上海招商引资的窗



口,朴老在题签时,将其中“裕”字左侧“衤”故意少写一点写成“衤”。为什么呢?朴老很了解家乡还有贫困地区、贫困人口,题写“裕安大厦”时,感到家乡离富裕还差一点,少写一点,意在激励老乡正视现实,加倍努力补上这“一点”。

朴老题写的缺笔还有一个是“德”字,朴老题写的“德”字中间少了一横,有人经过考证得出结论,认为“德”,至

高至尚,不是一般人都能达到的崇高境界,道德品行的修炼也无止境。即使是道德品行高尚的人,其

德

“德”也并非完美无缺,也仍然继续需要不断地修炼、努力补上这一颗更好的“心”,不断地向“德”的更高境界而努力攀登。其他的著名书法家寓意深远的缺笔就枚不胜举了,那么,这个“蔵”是不是也是“藏”的某种缺笔呢?反复思量,感觉不像,因为缺的这点基本没什么特别意义,且为什么有时缺而有时又不缺呢?难以理解,所以应该不是朴老的蓄意缺笔。

考虑到朴老是著名的佛教领袖,是不是有着宗教或者其他方面的特殊含义呢?佛教精义有“舍得”之说,佛家有云:“舍得舍得,有舍有得,大舍大得,欲求有得,先学施舍。”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书法中的黑与白、实与虚、收与放、断与连、粗细与长短等变化,字体笔划中的穿插避让,章法布局中的疏密、远近、向背,无不体现出哲学的理性和艺术的光辉。把“舍得”之内涵浓缩在笔墨之中,把“舍得文化”与中国的书法艺术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们民族悠远、固有的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传统哲学理念浸淫下的审美意趣,透过作品的神采和形质,折射出了“舍得”之精神。朴老作为著名的佛教领袖,对于“舍得”内涵必然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在书法中,“蔵”字有没有体现出这种深刻的“舍得”文化呢?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蔵”和

“藏”都不止一次的出现过,且用“藏”也看不出对于书法的整体性和章法布局有明显的改观和促进作用,以“藏”换“藏”似乎也无可。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让我们回到文字和书法本身中来吧。

先考证一下“藏”字的释义:

《新华字典》解释,藏 c á ng〈动〉

(1)形声,臧声。本义:把谷物保藏起来。

(2)储积,收藏[store] 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墨子·三辩》

子不闻藏书者乎?——清·袁枚《黄生借书说》

(3)又如:矿藏;收藏(收集保藏)

(4)隐匿[hide] 藏,匿也。——《说文新附》

慢藏海盗。——《易·系辞上》

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唐·柳宗元《童区寄传》

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吕氏春秋·察今》

(5)又如:藏掩(遮盖,隐瞒);藏拙(因怕丢丑而不显露自己的技能和意见);藏娇(把娇娃藏起来。指娶妾别居);藏名(隐匿名声)

(6)怀有[nurse]。如:包藏;藏怒(怀藏怒火;怀恨于心)

藏 z à ng〈名〉

(1)收藏财物的府库[storing place;depository]

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周礼·天官·宰夫》。治藏,藏文书器物。

晋侯之豎头须,守藏者也。——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宝藏兴焉。——《礼记·中庸》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列子·黄帝》

太宗尝发宝藏,令诸女择取之。——《宋史·太宗七女传》

(2)又如:藏吏(负责宫内府库的官吏);库藏(仓库);藏户(仓库的出入口);藏府(公家的府库)

(3)内脏。后作“脏”[internal organs]酒练五藏。——汉·枚乘《七发》

五味者何?曰:五藏。——《管子·水地》

百骸九窍六藏。——《庄子·齐物论》

吸新吐故以练藏。——《汉书·王吉传》

(4)臧是后起的分别字,以别于“宝藏”的“藏”。

(5)又如:藏府(人体内脏器官的总称。同脏腑)

(6)佛教或道教的经典的总称[Buddhist or Taoist scriptures]

为景灵使,阅道藏。——《宋史·王钦若传》

(7)又如:藏主(主持佛事的当家和尚);三藏(佛经经典分为经、律、论三个部分,总称“三藏”);道藏(道教书籍的总汇);释藏(佛教经典的总汇)

(8)宝藏[precious(mineral)deposits] 只道他掘了藏,原来却做了这样生意,故此有钱。——《醒世恒言》

(9)藏族[Tibetan]。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于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肃等省的部分地区

(10) 西藏的简称。西藏地区 [Xizang]。如：藏羊（西藏高原所产的羊）；藏文（西藏的文字）；藏香（西藏一带所产的一种线香）

而“藏”字，《新华字典》解释，藏，z à ng 古同“藏”。其他典籍未收录。

进一步查询书法字典和古人墨迹，结果一下子清晰起来：



篆书：

隶书：

楷书：

行书：

行书:



草书:



以上可以看出,历届书法大师对于“藏”和“藏”应该是通用的,从字体上看,篆书、隶书、草书多用“藏”,而楷书、尤其是行书多用“藏”;从朝代看,晋、隋、唐、宋时期交替使用明显,使用“藏”频率极高,反映了当时书法的创新和自由,这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也为后人学习书法提供了大量

被尊为经典的字帖拓印。

朴老家学渊博,自幼跟随父母勤习书法,有专家研究表明,综合朴老各时期书法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此时以继承为主,特别是对晋人(主要是“二王”)和唐人书法精要的领会,为其书法打下了谨正到位等风格特点的坚实基

础。第二个阶段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朴老转法宋人风韵,以帖学为本,所书之作既有蔡襄的淳淡大度、苏轼的圆劲妩媚,又有黄庭坚的横逸开张、米芾的险古隼利,可以说是得尽宋人风神。第三个阶段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逝世,朴老书法风格逐渐转为温和内敛的气象,笔法由圆而方,笔画连带者益少,淡化了外在的繁华之美,转为更加注重内在韵致的气魄疏散、恬静冲和、虔诚无争的字形,逐步由此前的专工帖学而渐渐对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时间上看,朴老的题签作品也是对所临贴、碑的映衬。

朴老书法以行楷、行草见长。其书法题签作品也多为行楷,行楷有“二王”

和宋代的“苏黄米蔡”最为有名,同样这些都是朴老长期研习的对象,行书中“藏”的频繁使用一定程度上也对历届书法家形成了一种书“法”或称书“理”,并在书写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加以运用。当然,对于“藏”(cang),朴老还是严谨的使用了“藏”,如他给《收藏》杂志题写的书名。

本文参考资料:

- 1、光明网:赵朴初先生的书法艺术
- 2、小学德育:书法大师“德”字缺笔(作者:王成坤)
- 3、《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作者:谷卿,汪远定)
- 4、文中图片来自赵朴初故居陈列馆、《汉典》。

民进华东六省一市第十六次工作研讨会 代表来太湖拜谒朴老

9月5日,民进华东六省一市第十六次工作研讨会代表来到太湖县,在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部长殷书林的陪同下,瞻拜了赵朴初树葬地、赵朴初纪念馆,学习朴老的伟大精神,了解朴老丰功伟绩,普遍感到深受教育。赵朴初纪念馆为我省唯一一处民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9月4日,民进华东六省一市第十六次工作研讨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

开。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全国政协常委、民进安徽省委主委李和平,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操建华,民进安徽省委副主委吴永发、苏静、王容川、戴敏、杨建军出席会议;来自民进华东六省一市的49名代表参加会议;民进安徽省各市级组织及省直基层组织负责人列席会议。

赵朴初诗歌中的人民情结

方族文

艺 韵

38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赵朴初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诗人。他一生创作的诗歌作品十分丰富，而且独具机杼，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其中饱含着绵厚醇浓的人民情结。长期以来，赵朴初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领会得十分透彻。他说：“一切文艺都以人民大众（具体说的就是工农兵）为服务对象，人民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艺的源泉。这是根本。”所以他的诗词曲创作（含解放前作品）完全可以称为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南的典范。

赵朴初虽然生在殷实之家，长于书香门第，但毕竟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黑暗与迷茫中，他历经苦闷彷徨和艰苦的追寻探索，终于找到了真理，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救国图存解放事业。他曾经回忆说：“那时候我渐渐认识到，在中国最体现人民意志，最有希望的便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他一旦找准了方向，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一伟大的事业。早先由于家庭，尤其是其母亲的言传身教，从幼年时期起就心怀慈悲，同情弱小，关切和怜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多灾

多难的底层人民。这就是他文学创作人民性的最初思想基础。因而“在民族危急之时刻，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赵朴初同志义无反顾地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站到一起，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展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高尚情操。”他的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献身人民的理念和情结，自然渗透到他的文学创作中。

赵朴初推崇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如同杜甫一样，在青年时期起，胸怀“穷年忧黎元”之心，常抱“济时肯杀身”之志，在万家墨面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心系人民，尽己所能帮助人民，积极投身于佛教慈善事业和抗日救亡运动，极力匡时济世，救死扶伤。只是当时国运危艰，杂务繁忙，也没有写作的心绪。所以解放之前，“很少写诗，常常几年得不到一首”，直到1941年之后，他的诗作才逐渐多了起来。从他目前刊行于世的解放前第一首诗起，就充分展示了他胸怀人民、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人民情结。

请看他解放前的最早诗篇《哀辛士》（辛士即“新四”谐音）。此诗系作者为哀悼江南新四军烈士而作，诗中满

含悲愤,在对人民子弟兵惨遭围剿“信有修能遭众嫉”深表同情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陷害忠良以求一逞的阴谋“竟教积毁铸沉冤”给予了怒斥。这在当时的中国,该是何等的勇气!这没有对人民深沉的爱与同情能作如此之哀吗?



赵朴初与家乡人民在一起

如果说,诗人在解放前是同情人民的苦难,哀痛人民的不幸,那么在新中国,诗人则是为人民获得解放而欢呼庆祝。他对人民的爱表现在他对当家作主后的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建设祖国的英雄气概的赞颂和讴歌里。他以饱满的热情,浓重的笔墨描绘和塑造了众多的工农兵知识分子高大形象。在1958年所作《记巢湖农民语》中他写道:“拔山盖世重瞳子,岂识吾民意气豪。”这里他谑笑曾经自诩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你睁眼瞧瞧,你那点力气和夸口算什么?看看我们新中国农民的英雄气度,你能不汗颜么?

诗人以百倍的热情讴歌人民群众创造的移山造海奇迹,为人民的成就欢欣鼓舞,竟至振臂高呼:“人民万岁”!在1959年作《满庭芳二首——为人民大会堂作》中,他写道:“气吞大千,天安门外,泰岱庄严。帝王宫怎比得人民殿?凌跨无前!听各族山呼一语言,看远朋海会异衣冠。遍世界东风

眷,人民万岁!长庆百花天。”这里他对人民创下的丰功伟绩是鞠躬致敬、欢呼雀跃!

1962年,他在《庆东原(海南访兴隆归侨农场)》一诗中,对在周总理关心与指导下创建的由印尼归侨经营的海南兴隆农场的辉煌业绩赞不绝口:“绿暗群山洼,红明一路花。问风光地东南亚……喜天涯客子还家。漫等闲茅草与棕麻,创江山件件都无价。”

再看他1961年作《西江月(湛江湖光农场)》:“昔日沙荒海角,今朝绿遍天涯。珍芽宝芽与仙葩,极目林园如画。漫比归田解甲,十年功绩堪夸。英雄事业话桑麻,创建人民天下。”

诗人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描绘和讴歌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人民改天换地建设家园的辉煌业绩,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创建人民天下”的喜悦与自豪!像这类作品还有《西江月(湛江青年团运河)》、《满庭芳(木麻黄赞)》、《虞美人(鹦哥海盐田)》、《河南纪行》、《原来

是这样的不可思议》(新诗)、《黄鹤来谣》、《卧龙湖》、《新北邛行》、《历史博物馆二首》、《满庭芳二首(为人民大会堂作)》、《西江月(参观密云水库)》、《国庆颂》、《参观南浦大桥》、《庆东原·参观大同云冈公社知青创业队》等数十首。

诗人对人民的优秀代表,那些在创建和建设共和国的血与火的斗争中献出智慧和生命、建树了不朽功勋的英雄们是心怀崇敬,顶礼膜拜。

他那生花的妙笔时时在歌颂与赞美我们民族的勇士和英模,请看:

是哪儿来的智慧无穷?
哪儿来的力量无穷?
哪儿来的这般干练和英勇?
是革命的威光。
是忘我的作用。

……

共产党,
你培养出来的儿女,
毛主席,
您教导出来的英雄,
一个十六岁姑娘,
留下千万年火种。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生为祖国先锋,
死比泰山还重。

《胡兰子·刘胡兰之歌》(1965年)

在作者笔下,一个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少年人民英雄跃然纸上,顶天立地,千秋闪光!

还有《春早湖山(读雷锋日记)》、《江城子(读王杰日记)》、《满江红(门合赞)》、《如意令(铁人王进喜赞)》、《满江红(读报载英雄四排事迹感赋)》、《人月圆·南京路上好八连赞》、《龙华烈士陵园》等,同是歌咏英雄,但突出的是英雄所产生的时代和思想根源:

为有牺牲多壮志,
每于危难立新功。
见平时为国为人民,
一片忠。
“我”字忘时无险阻,
血花飞处彻天红。
问是何时代有斯人?
毛泽东。

……

——《满江红·门合赞》(1968年)

千王杰,
万雷锋,
刘英俊,
李文忠。
几曾能比拟今日英雄?

……

问谁软化育此新人?
毛泽东!

——《满江红·读报载英雄四排事迹感赋》(1967年)

作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赵朴初不仅爱领袖、爱元勋、爱英模、爱名人,而且也爱普通劳动者,对为共和国辛勤工作的各条战线各个平凡岗位的

工农兵学商群众都一往情深，他不吝自己的笔墨为他们歌吟礼赞，为他们一唱三叹。这就是一个人民作家心底蕴藏和凝聚着的人民情结，这无时无刻不在激励和鼓舞诗人去表现他们，这种创作激情和智慧像山泉一样奔涌而出，是任何力量也抑制和遏止不住的。请看下面的几首诗：

转金轮比下了武则天，
跨明驼赛输了花木兰。
你看她轰轰闪闪奔雷电，
稳稳端端掌舵盘。

循环双线牵，
往复千街远。
这一站，那一站，
载行人日日千千万，
夸不尽车如流水长安道，
别忘了多谢辛勤驾驶员。

——《金轮引·电车女驾驶员》
(1962年)

好一位姑娘。
干劲足，
志气强，
眼明手快喉咙响。
站名儿，东西南北，
叫唤得亮堂堂。
车票儿，红黄绿白，
俐落地一张张。
随车上下，
老弱扶将，
不分昼夜，
不管风霜，
一心要学雷锋样。

难事儿，
我来帮。
难题儿，
我来想。
让乘客们欢欢喜喜，
进工厂，上农场，
烈烈轰轰，
找窍门，出力量。
我也就高高兴兴，
忘记了疲劳，
谈不上忙。

——《公共汽车女售票员画赞》
(1962年)

写诗者，一气呵成，心情舒畅；读诗者，兴致盎然，如饮蜜汁。短短几行诗句，把个女驾驶员、售票员那热情、周到、艺高心细、利落、开朗的形象勾画得栩栩如生，如立眼前。像这样的姑娘，北京知多少？全国知多少？正是她们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构成了我们共和国的主体，成了建设我们国家美好社会的脊梁，难怪朴老不由得为她们热情歌唱！诗里他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她们的辛勤劳动，应当从心底感谢她们！这又是多么富有人情味，其中有着怎样的热心肠！

不用天边觅。论英雄、教师队伍里，眼前便是。历尽艰难曾不悔，只是许身孺子。堪回首、十年往事。无怨无尤吞折齿，捧丹心、默向红旗祭。忠与爱，无与伦比。

幼苗茁壮园丁喜。几人知、平时辛苦，晚眠早起？燥湿寒温荣与悴，都在

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计。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光和热,无穷际。

——《金缕曲·敬献人民老师》
(1979年)

这是诗人对人民教师的讴歌和礼赞。他没有忘记在极左路线横行时,教师被打入“臭老九”之列。曾几何时,极左路线被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摧垮,教师身上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顷刻间全部推倒。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教师又恢复了受人尊敬的名声和光焰。诗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歌喉为老师们引吭高歌的。他只用几句话就将人民教师的平凡而伟大的形象勾勒得淋漓尽致,光彩照人。在他的笔下,教师确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确是共和国的英雄。诗人的这首小诗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不,完全可以说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代表着共和国和十几亿人民给予人民教师的最高评价,也是献给人民教师的最好礼物。

此外,诗人还为广东粤剧著名表

演艺术家马师曾、红线女(邝建廉)写了一首《鹧鸪天·观马师曾、红线女演〈关汉卿〉》,对作为从事精神劳动的演员的慰勉和鼓励。他甚至应约专门给一位民航乘务员李淑清写了一首《鸚鵡曲·赠民航飞机乘务员》(1961):

玉堂夜宴吟诗句,记那次多少游
侣。喜今朝又泛晴空,天外重逢旧雨。

漫等闲万水千山,载得友情来去。
指顾间北海滇池,真个是风云儿女。

建国后,我们的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事业红红火火,直通世界五洲。民航乘务员真是平凡而又平凡的职业,他们以端茶倒水清洁卫生为本行,热情地为中外游客服务,但他们的劳动是伟大的,职业是崇高的,他们也是共和国光荣的建设者。诗人古道热肠心细如丝,女乘务员开口索句,他展纸运笔,赋成诗行。赞赏乘务员是“载得友情来去”的职业,一句“真个是风云儿女”,自然贴切而又一语双关地称誉了她们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同所有



的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一样，赵朴初深爱着青年，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

做人要立志，尘埃勤自扫。
万姓与一己，本来不可倒。
身家枝叶耳，根厚树自好。
烈士甘捐躯，志唯民是保。
小慧不足道，大事须了了。
非正不能奇，宁拙勿求巧。
登山视野远，坐井观天小。
当为人民牛，莫作墙头草。

——《赠青年一代·为《青年一代》杂志作》

这里，他谆谆教诲青年，其言也善，其情也切，可谓推心置腹，语重心长。诗中渗透了他一生坚持的“唯民是保”、“甘为大众牛”的人本理念，表现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共产主义伟大情怀！

对待残疾人，赵朴初也是满怀关爱体贴之情，而且充满了热诚希望：

已饥已溺，同忧同乐，圣者心肠。
向来轮椅浑难见，今已寻常。喜壮志乘风发扬，有知音辛苦扶将。张红榜，祝彩笔双双，多写好文章。

——《满庭芳·赠朴方、苏宁同志》（1992年）

赵朴初也深爱各兄弟民族人民。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我们党奉行的民族团结政策光照边疆，功绩辉煌！这也是赵朴初经常讴歌的内容之一，凡

是他所到过的兄弟民族地区，都有他饱蕴深情的诗行：

雪岭锁关津，冰川阻锦轮。
征途愁迢迢，去辇想辘辘。
终古双昭寺，千秋绝代人。
金杯佳话在，民族永和亲。

——《读唐人送金城公主诗次韵三首》（1959年）

碧草红泥气息，鸢飞鱼跃精神。
画出年丰民乐，演来活泼天真。
更喜腾欢佳节，水花泼洒缤纷。
台上台前一片，千般兄弟深情。

——《民族歌舞》（1990年）

“民族和亲”“兄弟深情”，这是心怀慈悲的诗人一直祈求的和谐愿景，像这样的诗词还有多首。如《民族歌舞》（1975）、《题日夜想念毛主席图》（1976）、《游石林，在石林宾馆午饭，主人出纸索书，漫题白话诗一首》（1990）、《访贡唐仓喇嘛》（1992）、《南乡子·书赠通什市人民政府》（1994）等等。

总之，赵朴初诗歌都是为人民而写，为此，他倾注自己的一腔心血，奉献出了他一生的聪明才智。因此他的诗歌一以贯之地饱含着绵厚醇浓的人民情结。而实践也证明，他的作品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和喜爱。每有新作，人们争相传颂，先睹为快，且视如拱璧。不少诗句成了人们的格言、警句。这证明，他的诗歌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是完全能为人民所利用的。

赵朴初禅意韵文作品赏析(三)

李 斌 编注

艺 韵

44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浣溪纱

在新德里观释迦传影戏，台前设白幕，幕后演戏，以灯光射背景与人物于幕上，变化神奇，叹为稀有。

诸相真来幻影观。恍疑梦到佛生前。奇光异彩激心泉。只为深悲捐大欲⁽¹⁾，争看满月照中天。皈依歌呗遍人间。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

【注释】

(1)这句话是说佛陀以慈悲为怀，舍去了那些世人极大的欲望——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欣赏】

从印度归来半年了，但在印度所看的那场关于佛陀生平的皮影戏，佛陀之慈悲精神，以及戏之精彩和稀奇，总是让诗人难以忘怀。

临江仙·由重庆往西安飞行途中

穿过层阴百千尺，喜看万里晴空。上方境象览无穷。玉峰迎旭日，银海纳长虹。忽见碧虚¹⁾开下界，白云朵朵芙蓉。俯窥山色有无中。长安今咫尺，一笑过临潼。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注释】

(1)碧虚：青天。

【欣赏】

坐在飞机，行于万里高空，空中云彩变幻莫测，在诗人笔下，化为一片动人的仙境佛国。在这样的境界中，诗人也非凡人，而成为一仙子，“一笑过临潼”。诗人的许多作品，其境界，其意蕴，超凡脱俗，极尽浪漫。

玄中寺¹⁾法会，和高阶珑仙²⁾长老二首

火聚风轮³⁾几坏空，相逢无恙道犹崇。东西岂有微尘隔⁴⁾，自是云仍一脉通。

【注释】

(1)玄中寺：位于山西交城县西北10公里的石壁山上，是净土宗的发源地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1955年重建善法殿五间，五脊六兽悬山式，万佛殿五间，九脊十兽歇山屋，千佛阁三间硬山工，东西配殿各五间，飞檐斗拱，椽花装修，雕梁画栋，油饰彩画，莫不俱备。殿内木雕佛造型生动，金碧辉煌。寺东山巅两层八角白色秋容塔，迭涩重檐，

砖座宝顶,中空置佛,塔身挺秀。殿阁内供木雕、泥塑、铁铸佛像共七十余尊。

(2)高阶珑仙:(1876-1968),日本曹洞宗僧人,曾任全日本佛教协会会长。

(3)火聚风轮:佛教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地、水、火、风这四大所生,离不开成住坏空的生灭规律。这里是说玄中寺也不过为火之聚集、风之轮转,经历了许多兴废。

(4)这句诗有两重意思,一言东土西方没有什么分隔,一言中国与日本也没有什么分隔。

【说明】

北魏时期,弘扬净土宗的高僧昙鸾曾住玄中寺传播净土教义,使玄中寺逐渐闻名于世。隋末唐初名僧道绰主持玄中寺,寺庙兴盛。唐贞观十五年(641),善导到玄中寺拜道绰为师,改信净土法门,听讲《观无量寿经》。道绰圆寂后,他才回长安传播净土教义。后日本遣唐僧把净土宗带回日本,现日本净土宗尊善导为净土宗创始人。

1957年,以全日本佛教协会会长高阶珑仙为团长、菅原惠庆、竹村教智、冢本善隆为副团长的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在赵朴初等中国佛教领导人的陪同下,与我国佛教界四众弟子一道,在寺内举行了庆祝古刹重兴及昙鸾、道绰、善导三祖师像开光法会。

【欣赏】

佛寺几虽然几度坏空,但今天道业还是受到尊崇,令人感到欣慰。东土西方,中国日本,佛法一脉相通,无所

隔阂。

念佛声中二谛¹⁾融,玄中石壁十方通。禅师沧海浮天²⁾到,般若³⁾田中乐岁丰。

一九五七年九月

【注释】

(1)二谛:俗谛与真谛。俗谛又名世谛,真谛又名第一义谛。谛是真空的意思,此处指的是真理。真俗二谛是事物所具有的两种真理。凡夫从时间上由于经验或习惯所观察的事物原理(有)名为世谛或俗谛,圣人由究竟处体验事物的真实情况(空),名为第一义谛或真谛。因此俗谛是指肯定事物所以存在的道理,真谛是指否定事物有其实质的道理。佛教认为但从有或但从空来理解事物,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从空有两方面来体认方能得到实际情况。

(2)浮天:唐钱起《送僧归日本》:“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浮天沧海远,去世法舟轻。”水天望不到尽头。

(3)般若:佛教用以指如实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为表示有别于一般所指的智慧,故用音译。大乘佛教称之为“诸佛之母”。

【欣赏】

禅师们渡过沧海而来,寻根拜祖。对于中国佛教来说,对于佛弟子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成,可乐可贺!

和无文禅师¹⁾游晋祠诗

唐碑宋像夸文物,治道如今视小鲜²⁾。会见和平齐着力,万方同庆月轮

圆。

【注释】

(1)山田无文(1900—1988),日本禅宗当代宗师,佛教界领袖。生前曾任花园大学校长及名誉校长、日本禅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他通过禅文化向世界呼吁和平,曾向加拿大特鲁多总理、法国密特朗总统等教授禅法,是日本面向世界的禅修导师第一人。生前曾四次访华,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小鲜: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中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就像烹调美味的小菜一样。

【欣赏】

建国之初,赵朴初遵照总理指示,广泛开展与周边的民间外交,得到友邦佛教界朋友的热烈响应。大家都在为和平而努力工作,诗人出自内心感到欣喜。

云淡秋空

礼玄中寺,归途有作(一)

千古玄中,一天凉月,四壁苍松。
透破禅关,云封石锁,楼阁重重。

回头白塔高峰,心会处、风来一钟。挥别名山,几生忘得,如此秋容。

【原注】

(一)一九五七年九月,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朝礼净土宗祖庭玄中寺,与中国佛教协会同人共修法会,宾主唱酬,极一时之盛。

【欣赏】

上阙写景,月下的玄中寺,更加显得幽静、古朴;下阙抒情,诗人在一回

头处,已领会到一种深深禅意。

云淡秋空

游庐山,访远公塔⁽¹⁾。塔前有明刻谢灵运⁽²⁾撰铭

偿梦庐山,屏风九叠⁽³⁾,沓嶂回峦。倒挂银河⁽⁴⁾,心清玉峡,魂动前川。

寻来一塔遥天。刹那现、东林昔年。谢老词华,远公行业,激荡胸前。

【注释】

(1)远公塔:江西庐山西北麓有东林寺。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刺史桓伊为慧远建。慧远(334—416),莲宗初祖,俗姓贾,雁门人,于山中立般若台,安弥陀三圣像,集道俗一百二十三人立誓,期生西方极乐世界,号为“莲社”。寺东岗石室中有八角覆钵形慧远塔。

(2)谢灵运(385—433),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东晋名将谢玄之孙。

(3)屏风九叠:唐李白《庐山谣》诗:“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

(4)倒挂银河:唐李白《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说明】

1957年8月,赵朴初随全国政协组织民主人士到江西、安徽等地视察,游览庐山。

【欣赏】

作为佛子和诗人的赵朴初,来到庐山,陶醉于大好河山,油然想起李白诗文。面对慧远大师之塔和谢灵运之

文,其喜悦、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五台山¹⁾杂咏

入山(三首)

清凉地,偿梦五台山。浅紫深红花
织锦,轻雷急鼓水鸣滩。身在白云间。

清凉地,意态自雍容。缓岭平峰虚
入浑,高山大地健为雄。灵气满长空。

清凉地,三伏已如秋。北岭风来松
送磬,东林月上水明楼。清意共云浮。

【注释】

(1)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境内,位居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称为“金五台”,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并非一座山,它是坐落于“华北屋脊”之上的一系列山峰群,景区总面积达2837平方公里,最高海拔3061米。五座山峰(东台望海峰、南台锦绣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北台叶斗峰)环抱整片区域,顶无林木而平坦宽阔,犹如垒土之台,故而得名。

【说明】

1959年5月,赵朴老陪同喜饶嘉措大师到五台山访问,受到五台山佛协会会长能海大师的盛情接待。

【欣赏】

三首词皆写五台山之景,但着笔各不同,第一首写五台之秀,第二首写五台之灵,第三首写五台之清,令诗人欢喜无限。

塔院寺¹⁾

名王塔,终古倚长天。静听风铃飞
八表²⁾,欣窥筹幄想当年(一)。仰止为
留连。

【原注】

(一)一九四八年,毛主席暨中央领导同志曾驻节寺之后院。

【注释】

(1)塔院寺:位于五台山佛教中心区台怀镇,原是大华严寺的塔院。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扩充建寺,改用今名,是五台山五大禅林之一、青庙十大寺之一。

(2)八表:又称八荒。指极远地方。

【欣赏】

诗人来到塔院寺,想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曾经到此,以运筹帷幄之魄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为之敬仰,为之留连。

碧山寺¹⁾

寻幽趣,行脚雨中山。四望烟云迷
去处,忽开境界见苍然。万树拥伽蓝。

【注释】

(1)碧山寺:位于台怀镇东北2公里北台山麓,始建于明英宗年间,是五台山最大的十方禅寺。很多朝山教徒都把这里作为必朝之地。

【欣赏】

如同禅门的开悟见性,于一片混沌迷茫之中,忽开一片境界——万树之中现出碧山寺来。

碧山寺午饭

清凉地,清福属僧家。至味蔬羹香
积饭¹⁾,深禅盐笋赵州茶²⁾。心地发奇葩。

【注释】

(1)香积饭:《维摩诘经》第十名为

《香积佛品》，提到“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其食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后来，有香积饭、香积厨的说法，一般把寺庙中的斋饭称为“香积饭”。

(2)赵州茶：唐赵州从谗禅师曾问新到的和尚：“曾到此间？”和尚说：“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另一个和尚，和尚说：“不曾到。”赵州说：“吃茶去。”院主听到后问：“为甚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呼院主，院主应诺。赵州说：“吃茶去。”赵州均以“吃茶去”一句来引导弟子领悟禅的奥义。

【欣赏】

诗人在碧山寺受到能海大师的盛情接待，简单的素食在佛子的眼里是再好不过的清福，感觉禅意在心中如开出了奇葩。

金刚窟¹⁾

幽深绝，崖涧护禅关。神窟体疑真幻别，老僧漫作圣凡参。谁与解三三(一)。

【原注】

(一)或云：寺内之窟非真，真窟在寺门外，有封塞之迹可见。唐无著于此遇老人，问此间佛法如何住持？老人云：龙蛇混杂，凡圣交参。又问多少众？云：前三三后三三。

【注释】

(1)金刚窟：金刚窟，五台山山洞。北台灵迹之一，位于台怀镇楼观谷左崖畔。金刚窟，意谓洞内藏着三世诸佛的供养之器，乃万圣秘密宅第。所以凡

间任何人都进不去。如果硬要进去，就永远不要想出来了。五台山佛教传说，历史上曾有多名得道高僧进得洞内，聆听菩萨教诲，而终获正果。

【欣赏】

不必去怀疑或真或假，也不要想谁凡谁圣，这些于佛法来说，都是执着空相。那去执之后的明心见性，有几个人能够解得，见得？

兴国寺

来寻处，风雨五郎祠。百战艰辛留铁棒，千秋飒爽想英姿。卓卓释家儿(一)。

【原注】

(一)兴国寺，为宋杨业第五子出家处。佛殿左侧有五郎祠像，藏一铁棒，传为五郎故物。

【说明】

杨五郎，即杨延德，北宋殿前大将，为杨家军副帅。五郎上五台山，智聪禅师和他大谈佛经，并说杨家虽有功于社稷，但在战场上杀戮太重，乃劝五郎全心修佛，减轻罪孽。于是五郎从此出家，潜心修佛，为免一身武艺失传，便将杨家棍、杨家刀、杨家三十六路梨花枪等杨家传统武术传于杨家子弟。在此基础上杨五郎还发展了其他的僧人也加入，为五台山培养了一批护院武僧。

【欣赏】

佛家慈悲为怀，学武为了健身养性、制止杀戮。现僧相的杨五郎相比俗世英雄，更加英姿飒爽，受到诗人由衷赞叹。

观音洞¹⁾

栖心处，飞阁俯奔湍。回首狂澜惊险渡，举头危磴喜先攀。一勺试泉甘。

【注释】

(1)观音洞，因位于五台山栖贤谷口，又称栖贤寺，距台怀镇约十里。寺院建造在悬崖之上，形势十分险峻。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欣赏】

观音洞险恶的地形，于诗人来说，正是栖心之处，在回首里，在攀登中，诗人获得的是一份心的安宁与欢喜。

显通寺(一)

花园寺，还似北朝无？异代空留皇帝字，几人能读国师疏？消息问毗卢⁽¹⁾。

【原注】

(一)显通寺，魏孝文帝时称花园寺。寺内毗卢殿，清凉国师造华严经疏处。

【注释】

(1)毗卢：毗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位于“普照十方炽然宝光明世界种”的第十三重。这里可代佛或佛法。

【欣赏】

一千余年过去，当年的花园寺也许面目全非，当年的皇帝、写疏的国师都不在了，但是佛法却还在，诗人于沧桑之感中表露出些许欣喜。

归途(四首)

清凉地，从此证清凉。梵宇久悲狐鼠乱¹⁾，垢衣今解宝珠光。意净发心香。

清凉地，凡圣可同参。举起锄头开净土，穿来牛鼻²⁾透重关³⁾。努力事农禅。

农禅好，国土为庄严。药圃林山多宝地，朝霞暮霭雨花天。胜会约他年。

谁曾道，空手宝山归。五顶已餐天下秀，南禅更见世间稀(一)。挥手谢青猊⁴⁾。

一九五九年

【原注】

(一)归途访南禅寺。殿像皆唐代所造。

【注释】

(1)此句言解放前，山中佛寺多为九功道所据。

(2)牛鼻：大禅师们都很喜欢用“牧牛”比喻“治心”，牛喻心性，牧童则喻心的主人。机智勇敢的牧童，猛然间用芒绳穿贯牛鼻，放荡不羁的心性终于被主人强行管束，受到调制。

(3)透重关：禅宗用语。初关就是悟道，重关就是修道，牢关就是证道。

(4)青猊：青狮子，文殊菩萨坐骑。

【欣赏】

经过多年的建设，五台山佛教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诗人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农禅并举之风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发扬，这也是新中国佛教特别倡导的。此行五台山，诗人饱餐五台天下秀色，感悟心中无限禅意，真可谓满载而归。



赵朴初访问日本唐招提寺

继承发展“黄金纽带”的和谐精神

(日本)则竹秀南

【编者按】2010年10月19日,第十三次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无锡灵山梵宫召开。日本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理事、临济宗妙心寺派灵云院住持、日中佛教友好使者、灵云院国际禅交流友好协会会长则竹秀南在三国佛教交流会发表了题为《新文明 心文化 心和谐——继承和发扬“黄金纽带”的和谐精神》的主题演讲,深情怀念赵朴老,讴歌赵朴初为建立“黄金纽带”做出的丰功伟绩。

时过正午,一位身着茶色麻质袈裟的瘦弱老僧伫立在闷热的北京站月台上,和蔼可亲,笑容满面。老僧身旁,一位矍铄的绅士格外引人注目。

这位老僧,就是战后首次访华的日中临黄友好之翼代表团团长、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管长山田无文,而那位绅士就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

1980年6月20日(星期五),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日本临济宗·黄檗宗(以下简称“临黄”)各派推举妙心寺派

管长山田无文为团长，黄檗宗管长村濑玄妙、临济宗南禅寺派管长胜平宗二人为副团长，组成了包括各派宗务总长，为数 23 名的代表团访华。我当时作为团长秘书陪同前往。

赵朴初先生与山田无文团长素曾相识，代表团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时，先生笑容满面迎接老朋友，山田团长合十相酬的热烈场面，至今记忆犹新。赵朴初先生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主持了欢迎仪式，对访华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山田无文团长在答谢词中表示：“日本临黄代表一行 23 人，同心协力应邀前来奉报祖师恩德。”其后，一行入住北京友谊宾馆。

翌日，代表团一行参加了在广济寺召开的中日联合祈祷世界和平法会。法会上，赵朴初先生那满怀虔诚信仰的面容给我们一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代表团在北京逗留了 3 天，参拜了法源寺、佛牙塔（灵光寺），参观了故宫、万里长城、明十三陵。23 日，乘 12 点 10 分的列车离开北京。我刚才第一句提起的就是当时发生在北京站站台上的场面。

代表团一行参拜了祖师驻锡弘法之地，圆满结束了巡拜之旅。日本人常用“一期一会”来形容一生只有一次的缘分。在这一期一会的世间，山田无文管长与赵朴初先生二位长者的依依惜别之情，令人难以揣测。

当南行的列车即将开动之际，赵朴初先生走近山田无文团长身边，亲切地说道：“贵代表团一行将要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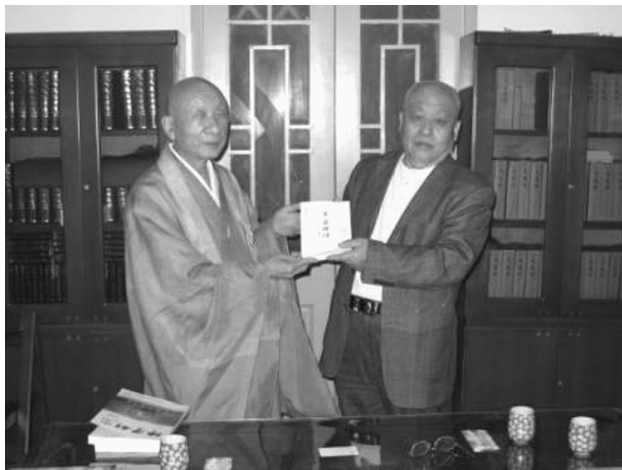
国参拜访问到 7 月 23 日，旅途长达 10 天，一路多有劳累。我们已经向贵代表团即将参访之地的有关方面打过招呼，叮嘱各地要万分细心地特殊接待贵代表团。请安心而尽情地度过这段愉快的旅途！”回想赵朴初先生这段难忘的话语，联想在北京期间所受到的体贴入微的特殊关照，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前往石家庄的列车徐徐开动了，赵朴初先生伫立在月台上向我们频频招手送别，直到那矍铄的身影逐渐从我们充满热泪的眼帘中消失。

其后，山田无文管长与赵朴初先生二人之间的交情友谊与日俱增，每当先生光临日本访问，都要特意拨冗相见。直至 1988 年 12 月 24 日山田无文大师圆寂。

当年，我有幸满含热泪代读了赵朴初先生发来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悲哀之情的唁电。其后，“二世之会”成员应邀访华，我深深地感受到先生欲将继承发展“黄金纽带”重任托付给子孙后代的心愿，与三位道友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北京，我们有缘参观了房山石经藏经洞，详细地了解到：经过八百余年的继承发展，终于成就了一项极为光辉的夙愿这一史实。然而十分遗憾的是，由于适逢赵朴初先生健康状况欠佳，没有能够再次拜见先生尊容。值得欣慰的是，由此，我与中国佛教协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0 年 5 月 21 日 17 时，赵朴初先生以 93 岁高龄仙逝。先生的仙逝，使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一个难以添补的



则竹秀南长老与杨曾文教授

空白。5月30日,赵朴初先生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上午9时,以江泽民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与先生告别;9时30分,佛教界以及各界人士参加了告别仪式。我随着长蛇般的告别队伍来到举行国葬的场所,向安祥地沉睡着的先生最后拜别。

中国唐代高僧洞山良价禅师留下“生劳,死息”之语而示寂。赵朴初先生的尊容毫无一丝迷惘,恰如洞山禅师所揭示的崇高境界,恰如永生的法身。我恭敬地合十而拜,将先生的法身形象牢牢地铭刻于脑海而与先生告别了。

翌日,我前往先生府上,向尊夫人表示沉痛的悼念。先生生前简素质朴的居住环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使我联想起清贫流芳的佛教徒庞居士的一生。

其后,我每次访问北京都要前往参拜悬挂着先生遗像的佛坛,先生那

慈祥的微笑面容鼓舞激励着我为促进日中佛教友好交流而不断努力。

众所周知,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的巨大足迹不胜枚举。我通过中国佛教协会的许多道友还了解到了一些鲜为知晓的功绩。

例如,文革结束后,中国佛教濒于崩溃的寺院和僧伽教团极待拯救复兴。赵朴初先生曾特意

就僧侣修持生活倡导如下3条:

- 一、僧侣不许娶妻,必须独身。
- 二、僧侣必须食素,戒酒。
- 三、僧侣必须常着僧装。

以上三点既是理所当然,又是至关重要的规矩。赵朴初先生虽身为在家居士却终生食素戒酒,我本人对此深为景仰钦佩。

作为日本佛教徒,我对至今仍固守以上三条戒律的中国佛教道友深表敬意。面向未来,我决心积极地促进友好交流,使“黄金纽带”关系更加牢固。

今天,我们愈发感受到赵朴初先生非凡而伟大的洞察力。我由衷地期待先生的高瞻远瞩将对今后30年,乃至百年、千年后的中国佛教的兴隆及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最后、谨向赵朴初先生奉献拙偈一首:

缅怀赵朴初先生

曾经十地大菩萨 拂得尘劳光自生
中日黄金绊坚固 正宗护法尽真情

清风明月 卓犖无忝

——赵朴初居士青年时代二三事

佚名

大千世界，因缘生灭，芸芸众生，三界火宅。由于历史和时代等因缘聚合，赵朴初居士以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之事，修持正法，“护国兴教”。美国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长沈家桢博士称他是“续佛慧命的伟大护法”。日本、韩国、泰国、缅甸等国佛教界公认他是“世界佛教的杰出人物”。他因病于2000年5月21日离世往生，遗偈云“生固欣然，死亦无憾。”“我今何有，谁与安息？”洒脱崇高，高山仰止，止不住我对他绵绵的思念……。

若干年前，我退休后去北京，承朴老拨冗接见，合影留念，并亲切地与我谈到缘起性空等佛理，写下《华严经》句给我，教导我认识“佛言色即空”的精神，要我更好地发挥余热。更加难忘的是，早年我在上海汉口路诚正学院（从原光华大学分出），师事蒋维乔竹庄老师，亲闻蒋维乔所说朴老青年时代轶事。蒋师曾云：“赵朴初为人光明磊落，其行卓犖无忝，有如炎暑清风，长夜明月，可亲可敬。”——朴老解超行卓，更足为人楷模。

一

赵朴初祖居安徽太湖，1907年11月5日诞生于一个出过四代翰林的书香门第。幼承家学，颖慧过人。“五四”运动那年，正如诸法因缘生，他从偏远的皖西家乡来到繁华的“十里洋场”；从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的大学生成为一个青年佛教工作者；从三十年代初期助掌“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教职，到“八·一三”抗战期间挑起救济上海难民的重担，出任“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负责人兼收容股主任止，期间活人无数，功德无量。简而言之，这就是朴老的青年时代，也就是他无私无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造福社会的开端，其年尚不足三十周岁。

蒋维乔老师曾说：“万法缘起，起于善因。青年赵朴初的佛缘，其重要的善因，与他的亲戚关纲之先生有关，关纲之与赵朴初有‘舅甥’的关系……。”关纲之（1879~1942）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佛教大护法，上海佛教居士林发起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为光复上海

回忆

53

作出贡献。他精通英文,担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主审官员达二十三年,刚正清廉,维护主权;秉公执法,不畏强权,在南京路上发生“五卅血案”后,他坚持事实,抵制帝国主义的诬陷,从法律上保护了革命群众与爱国青年学生,深受上海人民的敬仰。三十年代后期公开同情共产党,出任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益友社”名誉董事……。

有一次聆听朴老谈话,他说:“我十三岁到上海读书,得到关綢老的照顾,曾长住关家。后来考入美国教会办在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每年的寒假暑假,都来上海关家居住。”在关綢老的关怀影响下,赵朴初的英语水平



赵朴初与关綢之一家在觉园

有了很大提高。1927年赵朴初因病辍学,从苏州回到上海。关綢老介绍赵朴初住在沪西著名的私人花园“觉园”内疗养。觉园中亭榭楼阁、花木荷池,景幽清静,更藏有大批佛学经籍。他在此一面养病,一面读经,身体很快康复。通过关綢之,赵朴初认识了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施省之,上海佛教净业社社长黄涵之,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王一亭。关綢之、施省之、黄涵之和王一亭,人称“三之一亭”,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佛教界“一言九鼎”的权威人物。赵朴初得到“三之一亭”的赏识器重,被推荐和担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会秘书。黄涵之老居士见赵朴初年青有为,便退居让贤,请赵出任佛教净业社社长。1938年日寇侵略上海,敌人的炮火使原来繁华的闸北成为焦土废墟,大批同胞家破人亡,无数儿童流离失所。佛教净业社成立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赵朴初任副院长兼管教育工作。他聘请教员,悉心教育流浪儿童学习文化,学习知识,学习技能,使他们健康成长,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材。

二

1985年我去北京拜望朴老,谈话中我提到了鲁迅先生的学生曹白的近况,取出随身带着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9月重印的曹白的散文集《呼吸》,我把集中第一篇即曹白在1937年9月3日写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中的两段话读给朴老

听,其中之一:

“……有一个慈善机关正在救济难民,开办难民收容所,可惜没有人去帮他们的忙。我倾听之下,很欣喜,就马上决定了:我去!……”

朴老听了,惊喜而感慨地说:“曹白本名刘平若,初见面时化名焦明。曹白是他写文章时用的笔名……”,流露了对战友的欣慰和关怀。朴老说:“从‘八·一三’上海军民抵抗日寇侵略,到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租界前的四年中,我们在‘孤岛’上海的困境中,先后设立难民收容所五十多处,收容难民五十多万人。曹白即焦明是难民收容所的重要骨干。我们合作得很好。”

朴老说:曹白文章中提到“……平时只会手拿佛珠,口念阿弥陀佛的和尚们,这回却戴着笠帽到火线上救救护伤兵的勇敢的故事……”是确有其事的。他说:当时我们组织了僧侣救护队,由宏明法师任队长,带领一批和尚深入前线救护伤兵。自诩“佛教是国教”的侵略者对佛门信徒并不“手下留情”,牺牲了不少和尚。朴老称赞“曹白是有心人,记下了历史的真实。僧侣救护队的英勇事迹,是不应该忘记的。”

应我之请,朴老回忆了往事:

抗战爆发那年,朴老是年方三十岁的青壮年。他就以上海佛教会、佛教净业社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为基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就着手筹组救亡工作。由佛教会组织“僧侣救护队”,准备上前线;由慈联合会租用十辆大卡

车,准备运送受难同胞。“八·一三”日寇不宣而战,进犯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兵舰炮击,飞机轰炸,使闸北、南市、浦东等地一片火海,四郊难民涌入租界,露宿街头,挤满了河南路、云南路、新闻路、北京路、西藏路一带。陷入饥、困、贫、病的水深火热之中。原来驻在慈联合会的社会局的人溜走了,赵朴初争取“三之一亭”的支持,毅然挑起了收容和救济难民的重担。这时,在沈钧儒等“七君子”为首的救国会工作的东吴大学老同学吴大琨来了,朴老对他说“你来得正好,我们赶快把难民转移安置起来。”于是两人各执“红十字”旗帜,把露宿街头的难民分别安排在宁波同乡会、金城大戏院、天蟾舞台等十几个地方住了下来。紧接着,除了难民们每天的伙食和医疗等问题外,日常的管理更是迫在眉睫的大难题。从哪里去寻求“难民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呢?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但国民党方面鲜有人肯来干这“苦差事”。张爱萍同志闻悉其事,便给赵朴初递去字条,要他去找当时公开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寻求支援。第一次见到了刘少文同志,第二次会晤了潘汉年主任。最初来当难民收容所所长的是焦明和陈常,是由地下党“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尧山同志所派。焦明即曹白,后来长期担任谭震林同志的机要秘书;陈常即彭柏山,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两位都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八月中旬,中共上海办事处与租界当局交涉后,从法租界卢家湾西牢

中释放出一批为爱国救亡而身陷囹圄的“政治犯”，赵朴初热情接待他们，先领他们去浴室洗澡，给大家换穿了新衣服，分派到五十多处难民收容所工作。这些“政治犯”不但成了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骨干，不少同志在建国后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曾任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曾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陈国栋，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述周和杨堤，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等，而吴大琨不但成了著名经济学家，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此外，还有许晴等不少同志，先后牺牲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赵朴初在这许多精英的协助下，救济难民工作出现了奇迹般的巨大成绩。收容所不但解决了难民们的日常生活和治病医疗问题，更对难民们进行了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先后创办了难童小学与慈联职业中学，为抗日救亡大业培训了大批人才和骨干。

经过赵朴初的精心筹划，得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军委工作的张爱萍等同志的指点，几千名受过教育和培训的青壮年，除了部分送往苏南、苏北等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外，大部分被送往新建立的新四军总部。赵朴初通过黄涵之的努力，设法向第三战区顾祝同要来一大笔交通经费，借口将难民运往浙江温州“垦荒自救，自食其力”，租用英国轮船，避开日军的检查，顺利送达目的地。

三

这是中国慈善救济历史上别开生

面的辉煌一页。赵朴初为神圣的全民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朴老却说：“抗日救亡，收容难民，是我早年做过的一件事。这件事的做成，也是因缘聚合，地下党的‘群英’是重要的善因，没有善因，难得善缘，也结不出善果了。许多同志奉献了生命，我只做了佛教徒‘众善奉行’的份内之事，不算什么……”。

当年的难民收容工作真的“不算什么”吗？

我看到一份抗战初期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情况简报。就是在“建党建军”方面，也成绩辉煌。从1938年至1941年，在难民收容所中发展党员三百九十余人。三次向皖南新四军军部输送青年干部一千二百余名，其中党员八十人。向上海市的郊区、苏南、苏北、苏中等地输送二千多人，其中党员骨干五十多人，有力地领导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上海工厂陆续复工以后，从收容所中有计划地选出五十名党员干部，进厂开展工人运动……为此，党中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上海解放以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市委书记刘晓、总工会主席刘长胜等领导同志一见了赵朴初，都亲昵地叫他“老朋友”。周恩来总理也一再表扬了赵朴初。

朴老的高风亮节，如清风明月；爱国爱民，更卓犖无忝，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

（本文摘自“菩萨在线”网站，敬请作者与本刊联系。）

情系南小栓

杨百琦



日子浅浅淡淡地过去，许多事都随风而逝，但北京一所极普通的院落却在我 40 多年的人生路途中印下了深深的痕迹，经岁月磨难愈加鲜明。这所距新华门不过数百米的院落——南小栓胡同一号，熟稔的人都习惯地称其为“南小栓”。一个“小”道出了院落的普通，一个“栓”字道出我对它割舍不下的情愫。

胖舅舅

7 岁那年我随父母工作调动由上海迁居北京，寄宿在姨父母家上小学。由此我在南小栓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一般人不会想到，我的姨父赵朴初，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在这所极普通的小院内生活了近 40 年。

“文革”前，小院有三个院落，十余间房屋。进门左拐即是东院，一堵绿色的篱笆墙上点缀有红五星状的茑萝花。南院较大，“品”字形地生长着三棵

生命力极强的枣树。春季嫩绿滴翠，夏季枣花飘香，秋季果实累累，冬季枝指天穹。三棵枣树中有一棵最为特别，挂果季节鸡蛋大的脆枣垂满枝头，阵风吹来，大枣落地碎裂，吃在嘴里沁心的甘甜。西院最小，爬满一墙的喇叭花生机盎然。

初来乍到，离开父母与姨父母生活在一起，我一点也不感到陌生。我随丽丽姐（南京姨母的长女）称姨父“胖舅舅”，称姨母“伯伯”，这称谓因何而起至今令我不解。儿时的记忆里胖舅舅确实较胖，尤其是他的肚皮凸起像一个小山包。他通常喜欢用手在“小山包”上左旋、右转，不断摩挲，还常叫我摸他肚子。许是胖舅舅没有孩子的缘故，他特别喜欢小孩。晚上我就睡在他与伯伯之间，我半夜醒来，一定会有一块诱人可口的“东方红”（当时一种巧克力的名字）放进了我的嘴里。直到胖

舅舅晚年住院,我去探望他时,他都会提及这段往事:“你小时睡在我和你伯伯中间,我们给你准备了‘东方红’,你一觉醒来就剥给你吃,不然你就要哭了,哈哈!……”那笑声会令我顿觉脸颊绯红;可现在想起,心头泛起阵阵涟漪。

胖舅舅喜欢小孩,他自己也是一个充满童心的人,古人云“夫童心者,真心也。”与这样一位充满童心的长辈相处,我童年自然多了许多欢快。这种愉快还惠及了我许多同学。我辈年届中年,每逢同学聚会都还会怀念和大家一起打羽毛球,一起堆雪人,一起猜谜语的那位慈祥老人。胖舅舅喜欢小玩意,至今在他的书橱和茶几上还放着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其中有我送的小绢人、小和尚、小漆盒……而且他还能一一道出哪件小玩意是谁送他的,惬意之情溢于言表,让你同享。

伯伯和胖舅舅不同,二位老人性格迥异。常常是胖舅舅与我们玩小玩意儿摊了一桌,而受到喜欢规整的伯伯的批评。伯伯对我的错误决不姑息。记得有一次,她批评我做错了事情,我还犯倔,气得她用扇子打我,把扇柄都打折了。挨过伯伯痛打的孩子,除了我可说没有别人。记得还有一次期中考试,我算术没考好,班主任请家长去学校,是伯伯去的。当晚她找我谈话,说着说着伯伯哭了,说她没有尽好教育我的责任。那次谈话给我印象极深。

这两件事后,胖舅舅亲自为我用旧台历纸做了个小本本,里面写有学习、礼貌、劳动、听话等等一共六七项,

如做得好,他便会在当天的日期下粘贴上一个他从旧信封、旧画纸上剪下来的花、鸟图案,并写上些嘉许的话:甚佳,甚佳,奖你一枝玫瑰花;好,好,好,奖你一对小琴鸟……有时我也会得到批评;注意,注意,第四第五要努力;努力,努力,苹果几乎没得吃(那天可能太调皮,差点罚我不吃苹果)。后来胖舅舅工作太忙,小本本未能继续下去,但胖舅舅对我的关爱,已成为我永久珍贵的回忆。在胖舅舅、伯伯严慈相济的教育下,我幸福地在南小栓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直到胖舅舅晚年住院时他还用行楷抄录陶行知先生的每天四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并特此向我解说。那是继续要求我养成每日自省的好习惯。

“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来了,每天都目睹抄家、批斗的事件发生。不久大字报贴到了南小栓门口,说胖舅舅是牛鬼蛇神总头目。惊恐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和蔼可亲的胖舅舅怎么一下子变成了牛鬼蛇神?接着是胖舅舅被审查,交代“问题”,参加体力劳动——搓煤球。当时,伯伯随单位去了干校,南小栓又搬进来一家“造反派”。好在母亲因病未随父亲支援三线,住来南小栓与我们相依为伴。我不知病弱的母亲那时哪来的力量陪伴胖舅舅去医院看病,回答院方的“阶级”盘问,应付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检查和训示,应付外调人员……南小栓成了阶级斗争巨涛中

的一个漩涡。追查“反革命匿名信案件”，南小栓也被列入怀疑对象，连途经北京的玲玲表姐也被盘查并要走了她的字迹。“文革”结束以后我才知道，在那乌云密布的年代，胖舅舅已备好了盥洗用具，给伯伯写了遗嘱，做好了万一的准备。可在当时，我看到一直是一个乐呵呵的胖舅舅。记得南院被“造反派”占据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胖舅舅与我们一起在巴掌大的西小院观赏当空的皓月。他仍然是谈笑风生，兴味不减，还以搓煤球为题作诗。更难得的是，在全国八台戏的年代，南小栓还是一个小百花的舞台。胖舅舅和他的学生，还有老朋友的子女一起演唱中外民歌，看他们表演芭蕾舞、民族舞、弹奏手风琴。胖舅舅时而又用英语低吟一曲《老黑奴》、《沿着斯尼瓦河》。有一首我不知名的英文歌，胖舅舅也经常唱，他还告诉我，这是一位男青年问一位姑娘，为什么每次我问你，你都回答“No”？（Why do you always say “No”？）姑娘仍答道：“No, sir, No, sir.”他还有意唱出男、女声唱，十分幽默。有时我也为他演奏一曲扬琴，逗他开心。胖舅舅喜欢听《春江花月夜》，还要我尽量敲得慢些。他闭眼静听，品味遐思。他还以此作谜让别人猜，常常是猜者还在寻思，他已说出了谜底——“小静打扬琴”，然后哈哈大笑，快慰非常。

“文革”让我开始懂得人间的世态炎凉。有些人包括过去常来的亲友怕“沾包”都不到南小栓来了，有的还在背后对胖舅舅出言不逊，我用始涉世

的眼光，活泼的语言，与胖舅舅谈时局，谈文学。胖舅舅也经常向他们发表自己的诗词新作。我那时只有十五、六岁，但我喜欢与他们接触，经常“蹭听”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的话题。这些年轻人都是胖舅舅和伯伯老朋友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有的在坐牢，有的在“牛棚”。因此他们把南小栓作为自己的精神乐园，寻找当时能给予他们的一抹暖色。有一年除夕晚上，姚宏（“文革”前中宣部副部长姚臻之子，其父“文革”被受迫害身亡）来到南小栓，胖舅舅、伯伯热情地留他一起吃年夜饭。停箸间，姚宏说，“别人过年都往家里奔，我没有家（其母时在秦城监狱，其姐在内蒙古插队），只能到赵伯伯这儿来。”姚宏离去时，胖舅舅、伯伯特嘱林阿姨给他一些钱与粮票。

1976年1月，“文革”中最阴霾的日子。周总理逝世，举国悲恸。出于对总理的热爱，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人们聚往天安门广场。在一片素白花圈中，胖舅舅那首《周总理挽诗》被群众书写张贴得格外醒目。那天，我陪胖舅舅、伯伯到广场悼念周总理，亲眼目睹了那一动人的情景。胖舅舅的挽诗在以后的“四·五”运动中成了人们表达心声、向“四人帮”斗争的武器。

“文革”中我是因独女和母亲有病，被分配到一福利工厂上班。第一次与残疾人打交道，心里有点别扭。胖舅舅鼓励我安心工作，伯伯还专门到简陋的厂房外隔窗看我操作。后来我学习了哑语并和我的聋哑师傅沟通得很好，根据我的表现，厂领导送我出去学

习。看到我的成长,胖舅舅、伯伯都为我高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胖舅舅给我讲解《红楼梦》里那则“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他说,为人处世是大学问。“世事洞明”是说要正确认识事物,“人情练达”不是叫人油滑,而是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好。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我愈加觉得胖舅舅的这番教诲弥足珍贵。

赵朴老

“文革”终于结束了。南小栓又是一番勃勃生机。新架的绿篱攀满了金银花,黄白相间,浓香醉人。一丛新竹,青翠挺拔。

胖舅舅恢复了工作,社会工作、宗教工作、加之外事工作、文化工作,繁忙的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听我为他打扬琴了。那时来的人很多,有将军、有工人、有科技人员,也有售货员。胖舅舅都十分认真地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他把这看作是了解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时机。他还登门了解一位信访群众冬季取暖煤的问题。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胖舅舅多次婉拒国管局要为他调整住房,并坚持不要换红旗车和配备警卫员(李沛瑶事件后,他配备了警卫员,但仍坚持不调住房、不换汽车)。胖舅舅认为住在老百姓中间很好,也很安全。这位被人敬重的赵朴老,在我眼里还是那个可亲可敬的胖舅舅。

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解冻,为准备转播尼克松访华活动,中国首次引进卫星地面站,父亲参加了中美通信技术谈判,并负责尼克松访华

期间中方通信工作。此后父亲从三线调回北京,应伯伯之邀我们一家都住在南小栓。父亲是个科研工作者,“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他深知发展我国电信事业基础理论的重要意义,为此他放弃了到瑞士日内瓦接任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高级官员的机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专心培养中国电信业的后继人才,坚持往返于市中心的南小栓和京西北的邮电科学研究院之间,不管刮风下雨,日复一日。

胖舅舅与父亲从事的领域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事业的执著是共同的。爱说爱笑的胖舅舅与少言寡语的父亲言语交流不多,但彼此心中都存着一份敬重。记得胖舅舅曾向父亲询问“四维空间”是怎么回事?还用了“请教”二字。他经常说父亲是个难得的科技人才,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1987年冬,父亲在南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时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虽经全力抢救,终无力回天。父亲昏迷之际,胖舅舅和伯伯也恰在南京,他们一直关心着父亲的病况,直至父亲逝去。胖舅舅专为父亲做了一首挽诗。挽诗概括了父亲为国敬业的一生,使我更加清楚地了解父亲,更加深爱我的父亲。看着挽诗我才感到胖舅舅对父亲的深情远非一般连襟亲情,那是他对一个曾为国家做出过特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的由衷敬意。

如今,写诗的人也已离我们远去。20世纪最后一年,胖舅舅走完他93岁的生命历程。老人临终的前一天我和丈夫去医院探望,当时他因高烧无力



站立者从左至右：杨百琦，林阿姨，陈晓致，陈邦叙，赵朴初，杨朝津，坐者为赵朴初岳母，此照片为1970年摄于南小栓胡同。

说话，但他那在我们身边搜寻的眼神告诉我们，他是在寻找我儿子范澄志（儿子当时正在山东借读）。没想，尚不到24小时，竟成永别。

澄志的名字是胖舅舅起的，他说据《范滂传》记载，范滂少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志”。儿子姓范，取名澄志，是胖舅舅望其成人励志的期望。儿子能握管时就迷上了画画，在幼儿园就开始获奖，以后也陆续得过几次全国少儿绘画比赛奖。胖舅舅非常喜欢澄志的绘画和泥塑，赞他有灵气。澄志随我们去医院探望胖舅舅时，胖舅舅都会拿出纸笔看澄志画画。在澄志的那些小画上，常有胖舅舅题写的小诗或附上几行注解。他还经常拿出祖孙俩的“合

作”示人，喜悦之情，难以名状。

1985年，我经过努力考入中国环境报社。胖舅舅非常高兴，说环保工作是泽福子孙的事业。他还经常叮嘱我把环境报拿回来给他看。尤其在后来住进北京医院后，我每次去探望都问我有什么消息没有。对于我写的文章，他几乎每篇都看。那篇我与他人合作采写胖舅舅的文章《赵朴初：慈悲为怀诗书两绝》，刊登在《中华英才》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胖舅舅称作“赵朴老”，考虑到亲属身份，我以“肖扬”署名。后来他问我，那个“肖扬”是谁呀？那个采访我的记者不会知道那么多情况。我这才说出“肖扬”就是我，听后他哈哈大笑。后来他出国，还

让我特地向《中华英才》要了好几本那期的英文版,作为礼品送给友人。

明月清风

胖舅舅离我去了,每逢明月高挂,清风徐来,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和胖舅舅在一起的那些日日夜夜。

2001年10月,我陪伯伯赴日本参加胖舅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这是我第一次沿着胖舅舅的足迹踏上中日友好之路,一路上处处感受胖舅舅的为人风范和日本友人对他的景仰。也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

在东京的欢迎晚宴上,与我同桌的一位中国大使馆官员对我说,现在中日友好工作很难做,日本年轻人中对中国表示友好的仅占7%左右。但赵朴老在日本宗教方面打下的友好基础非常牢固。

在日本佛教先辈菅原惠庆老人家,我见到胖舅舅的照片被供放在佛像旁边。长老及夫人的牙齿还埋在了中国的玄中寺,胖舅舅曾为此事题诗。

不管是在东京的本法寺,长野的长乐寺、正本寺,奈良的药师寺,抑或是京都的智恩院、延历寺、东福寺、清水寺……都有胖舅舅与那里的长老们结下的善缘。他们或拿出与胖舅舅的合影,或展读胖舅舅给该寺的诗词,或介绍胖舅舅在当时的活动……尤其是清水寺大西良庆长老一家三代人都对胖舅舅怀有深厚感情。已故长老的夫人大西澄子一次又一次地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看望伯伯。当我们离开京都时,她还特地赶来相送,拭泪惜别的场景着实令人感动。

在立正佼成会创会会长庭野日敬先生逝世两周年追思会上(佼成会是日本新兴佛教,主张世界和平,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设有庭野和平奖。1985年曾经颁发给胖舅舅。当时胖舅舅特作汉俳二首:

奖杯只增惭,
汇成大海是千川,
何敢炫微澜。

同心赴事功,
两邦同更万邦同,
世界扇和风。

回国后,他即将奖金2000万日元全部用于中国的佛教及和平事业),我们观看大屏幕上映出的胖舅舅与庭野日敬先生、山田惠谛长老昔日共同浇灌中日友谊之花那生动的历史镜头时,会场顿时肃然,我下意识看了一下周围,不只我与同行的文灿表姐热泪潏潏,许多日本朋友的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胖舅舅以他的人格魅力结交了那么多的日本朋友,为中日友好做出了杰出贡献。看着胖舅舅促进中日友好的录像,听着胖舅舅亲切的声音,我想起小时候胖舅舅常在南小栓家里接待日本朋友,还让我出来作陪。一位叫大谷武的先生还送我一个当时很稀罕的印着动物图案大吹塑球,后来我听胖舅舅说起那位大谷先生的父亲大谷莹润曾担任日本警视厅长官,为了致力中日友好,他毅然辞去官职。记得胖舅舅说过,日本佛教宗派很多,每个宗派都有成千上百的信徒。做好中日佛教

友好交往工作，可以影响日本广大的佛教信众。

奈良唐招提寺为鉴真和尚圆寂之地，也是胖舅舅纪念碑的碑址。揭碑仪式那天雨后初霁，天气格外晴朗。见过面的许多朋友又都相聚在这里，其中有日本最古老寺院的长老和日本佛教最大宗派长老。

赵朴初居士纪念碑坐落在唐招提寺院内，一块极普通的石头，融汇在

“天平之薨”之中，仿佛遂了老先生一生淡泊的心愿，又仿佛老人仍在追随中日友好的先驱——鉴真和尚。

“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明月清风，不劳寻觅。”胖舅舅的音容笑貌已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就像明月清风，鲜花流水，这些自然界生生不息的物质，共存在大千世界中。

（摘自《南小栓胡同一号》，柯捷出版社出版）

读《片石集》

孙欲言

甲午孟夏，
购此书于地摊，
书品如新，只是
时经三十余年
沧桑，纸业已经
泛黄矣！然不碍
阅读，尤可喜
者，旧而弥香，
翻之无棘手之

感，有舒适之意。静观此书，朴老不惟佛学造诣精湛，于世俗政务，亦极关心通达，此可谓正符其社会活动家之称也。佛法出世入世，圆融不二，乃是度化真谛，中道实意。朴老深得其精髓也！

一
微尘成泰岳 滴水亦决冲
何者为片石 积之乃大功

二
初心总跬步 普度非梦空
延绵康庄路 文明自达通

三
入世即能臣 出世可象龙
佛法不二旨 一味尽圆融

游寺前镇怀朴老

王启平

一
清风穿袖去，明月入怀来。
朴老家乡美，旅游胜地开。

二
花亭湖水碧无涯，生态绿洲鹭戏沙。
朴老精神传万世，人间佛教绽奇葩。

三
寺前水绕禅宗地，镇后山环文化园。
庄重祭台馨有致，葱茏银杏翠无边。
开翁崇尚原生态，树葬回归大自然。
明月当空歌朴老，清风作伴唱英贤。

四
万顷波光随梦去，千重山色入心来。
涛声永伴惊人语，双凤深藏济世才。
湖内飘流欢激荡，寺前漫步喜徘徊。
当年朴老曾吟咏，水意山情永缅怀。

五
双凤和鸣歌曙色，一群游客乐观光。
佛图看罢天生塔，返镇欢登纪念堂。
赵字展厅流墨韵，朴诗馆室溢书香。
帧帧留影心灵撼，深悟开翁爱故乡。

梅花万点照天心

——记赵朴初与应中逸交往事

张鸿俊

应中逸是甘肃省著名书画家，甘肃民进创始人之一，历任第五届、第六届民进中央委员，第七届民进中央常委；民进甘肃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二、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五届委员会名誉主委；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甘肃省第四届委员，五届常委，第六届、七届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历任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甘肃省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等三十多个社会职务。

2001年，应中逸先生在兰州举办了百梅诗书画展，出版发行了《百梅诗书画印集》，画册的封面是赵朴初先生生前题写的“梅花万点照天心”。在画展开幕仪式上，应中逸先生说：“这次画展是我对60余年来从事艺术创作的回顾，也以此表达对赵朴初先生多年来厚爱的感谢和对赵朴初先生的深切缅怀。”

1992年9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民进中央副主席的赵朴初先生来甘肃调研，赴敦煌考察，应中逸先生以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甘肃省委会主委的身份亲自陪同前往。老朋友重逢，结伴同行，谈诗词、论书画，回忆往事、畅叙友情，每每聊到深夜。适时恰逢应中逸先生七十岁寿辰之际，赵朴初先生欣然提笔为应中逸先

生提诗一首：

昔年患难证忠贞，秉烛千寻水益清；
壮岁支边多政绩，老来兴教乐辛勤。
逢时满我敦煌愿，作伴劳君陇漠行；
喜见康强方七十，梅花万点照天心。

诗中提到“昔年患难证忠贞”是指赵朴初、应中逸两位老人在1951年前后共同经历的一段难忘往事：

1950年，赵朴初先生时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应中逸先生时任中国人民救济会上海分会物资科科长，负责各种救济物资的出入库、登记、发放等工作。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当时的赵朴初先生因职务原因经手了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周恩来总理、陈毅市长等领导人非常相信赵朴初先生的人品，但根据政策，他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华东局和上海市三级工作组的检查。应中逸先生也由于负责救灾物资的具体保管发放工作，与赵朴初先生一起受到了隔离审查。赵朴初、应中逸经手了这么多笔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有人猜，赵朴初、应中逸一定是“大老虎”。“打老

虎”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运动中,也有个别人不了解党的政策,胆颤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赵朴初先生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同时严肃地对下属提出三条纪律:1、不乱说自己;2、不乱说别人;3、不自杀。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先生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经应中逸先生所记账目,笔记工整,完整清晰,无一笔糊涂账。在工作组搜查应中逸先生宿舍时除了几件补丁衣物、书籍和练习书画所用纸墨笔砚外,只从应中逸贴身衣物中搜出三枚毛主席像章,再无任何财物。当检查组得出结论后,周恩来总理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而赵朴初先生和应中逸先生在“昔年患难证忠贞”中建立了深厚友谊。

赵朴初喜欢石头。他曾用“片石”来

作自己诗集的题名,并在《序》中说:“对于求索者的我来说,倘能在这漫漫修远的道路上做一片铺路的小石头,即使将被车轮碾碎,终究能起一点垫脚的作用,也还是可以欣幸的。”1965年夏,应中逸先生赴京看望赵朴初先生,送了一方新制的洮砚。赵朴初先生非常高兴,提笔书写,《以新制洮砚一方见惠》赋以答谢:

风漪分得洮州绿,坚似青铜润如玉。
故人万里意殷勤,胜我荒斋九年蓄。
西北东南辟砚田,精工方欲夺前贤。
看教墨海翻澜处,喷薄风雷震大千。

诗的首联化用黄庭坚诗“洮州绿石含风漪”赞美洮砚在石质碧绿、温润如玉中竟然还蕴含着水波涟漪般的花纹,并以拟人的手法隐喻洮砚“坚似青铜润如玉”的品格。颌联主要表现了两位老友深厚的友情和对应中逸先生不远千里以砚相赠的感激之情和对此方洮砚的珍爱。



幼苗茁壮园丁喜

——赵朴初深情关怀教育事业

朱家托

1979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与教育工作紧密相关的重要会议。赵朴初作为关心教育人士,应邀参加会议。接到会议通知,赵朴初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诗情澎湃,夜不能寐,挥笔写就《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

不用天边觅。论英雄、教师队伍里,眼前便是。历尽艰难曾不悔,只是许身孺子。堪回首、十年往事。无怨无尤吞折齿,捧丹心、默向红旗祭。忠与爱,无伦比。

幼苗茁壮园丁喜。几人知、平时辛苦,晚眠早起?燥湿寒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计。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光和热,无穷际。

细读赵朴初的《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我们面对一位大智慧者而肃然起敬!

一、赵朴初为教师职业“正名”,指出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因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

矣”,所以,求学必有师,而老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除了受家庭父母的教养外,还要靠老师的教导和栽培,是老师教给学业、技能及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使自己一生受益。教育从来就是立国兴邦之本。千百年来,文臣辅政,志士救国,没有不以教育为重的。因而,尊师敬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古代,老师在社会中有相当高的地位。古人所列举的应该受到特别尊崇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老师占有一席。民间“俗以天地君亲师五者合祀,比户皆然”。儒家经典《白虎通义》特别强调:人有三尊,君、父、师是也。老师被列入与君王、与父亲共同受特殊尊敬的行列。教育界的祖师爷孔子,更被尊称为“至圣先师”,即使是天下至尊的皇帝,对他也要顶礼膜拜。

太湖县人崇尚知识,热爱读书,千年翰墨飘香,代代英才辈出。“功在办学”、“穷不丢书”,是太湖县人世代相传的“祖业”遗产。“尊师重教”、“为人师表”,是太湖县世代相传的民风美德。

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育界成了重灾区，人民教师成了被专政的对象，“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大行其道。譬如，太湖县一位被百姓尊称为“万能教师”的老师，被“专政”罚扫街后，曾写了这样一首诗：



赵朴初与邓颖超

一经戴帽便难求，风暴雨狂苦打头。
往事桩桩皆万死，故交一一尽同流。
痴顽怎许更胎骨，劳累只能美马牛。
扫罢街头偷一笑，此身能活几春秋。

可见，人民教师被打入“臭老九”的“另册”后，其境况是如何凄凉！

1979年4月，十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一些人有意气，有委屈，有顾虑，王震主持教育工作会议，请大家发言，开始气氛冷清。这时，王震请赵朴初发言。赵朴初畅谈了对当前中国教育事业的感受和建议，最后，他饱含着对人民教师的深情，朗诵了刚刚写就的《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赵朴初在这首《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里，肯定教师是“英雄”，不是资产阶级“臭老九”，因为教师承担着培养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良材”的重任。“几人知、晚眠早起”，“血汗番番滴”，教师的辛勤劳动是令人钦敬的。“历尽艰难曾不悔”，“忠与爱，无与伦比”，教师的品质人格是

高尚的。《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指出了人民教师肩负的历史使命，讴歌了人民教师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赵朴初拨乱反正的诗句立即赢得全场与会者的掌声，会议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

1985年，全国人大同意了国务院提出的设立教师节的决定。这年9月10日是第一个教师节，赵朴初找出7年前赋写的《金缕曲》，抄录多份，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教师们。9月7日，赵朴初去中国佛学院欢庆第一个教师节，他拿出散发着墨香的《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条幅，逐字逐句讲给师生们听。他说：“我对人民教师是最尊敬的，我对人民教师的辛苦是最了解的。”

二、赵朴初身体力行过教育工作，懂得教师的工作性质与特点。

赵朴初曾经在书赠教师节的题词中写道：

穆如清风，朗若明月；

化同时雨,爱比春晖。

他在书赠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曲子中又写道:

书卷里行行化雨,
课堂上页页春风。
造就了,
多少才人志士英雄。

他在《陶行知纪念馆》一诗中写道:来时捧着一颗心,去时不带半根草。片言遗爱感人深,仰望万事之师表。

赵朴初之所以对教师工作有如此深入的了解,是与他身体力行过教育工作有关的。

民国29年(1940),关綢之在上海觉悟园办的佛教净业社又接受了上海国际救济会移交的无法遣散的80多名孤儿难童,成立了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关綢之反复考虑后决定由赵朴初担任副院长,主持净业教养院事务。

赵朴初为净业教养院确立的办学宗旨是:“我们的教育目的,在于怎样纠正孩子们过去的缺点,教他们怎样做人,读书识字都是其次的。教养院应该是一座桥梁,把孩子们从黑暗的一头,带到光明的一头。”

赵朴初亲自设计了院旗,亲自为校歌作词,每天举行升旗仪式,每天做早操。教养院通过开展军事演习、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等活动,进行革命思想启蒙教育和爱国教育。同学们在

教养院和以后的少年村里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一些老师和同学,后来还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中共地下党还将一些遇到风险的党员和干部,譬如段力佩、计淑人、马崇儒、万流一等,以教职工的名义,聘来教养院工作,以避免国民党的追杀。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地下党安排,方南君等百余名新四军的小同志曾寄养在教养院。

民国35年(1946),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改组为上海少年村,赵朴初担任村长,后改为常务董事。少年村地处城郊,环境安静,房屋宽敞。里面建有农场、鱼池、畜牧场、操场、球场。教师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员与进步青年。

根据自行车机动灵活目标小的特点,赵朴初组织成立了学生自行车小组,专门接送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三、赵朴初对培养莘莘学子寄托厚望,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尊师重教。

“托衷情于片纸,望故乡而高歌”,赵朴初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不仅为太湖中学、太湖师范等题写校名,而且还多次寄语家乡学校师生,修养品德,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90年9月,赵朴初为太湖中学题词:“难学能学,难行能行。”

1991年1月,赵朴初为太湖师范学校题词:“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1993年5月,赵朴初为太湖中学乔迁新城献词:“学问日新,德业日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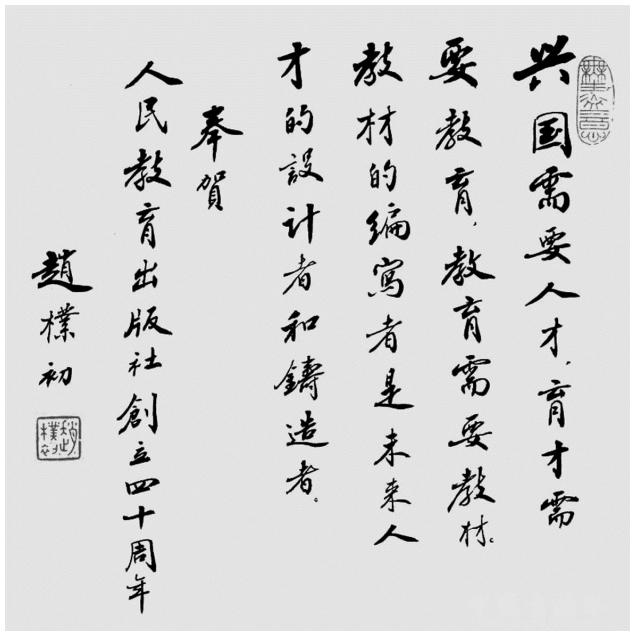
1993年9月,赵朴初将诗《拜石赞》书赠家乡学子:不可夺,石之坚,天能补,海能填。不可侮,石之怪,叱能起,射无碍。其精神,其意态,俨若思,观自在。友乎师,石可拜。

1995年5月,赵朴初为《安徽省太湖中学志》题签,为“实验楼”题名,还给“太湖中学90周年校庆”送上贺联:“好学敏求九十载春风扬我邑,海人不倦千百年化雨满神州。”

1998年9月,赵朴初为安徽大学重新书写校训:“至诚、至坚、博学、笃行。”……

赵朴初不仅给家乡后学以学养人品的教诲,鼓励早日成才报效祖国,而且自己还节衣缩食,衣服破了,打了补丁再穿;洗脸水留着洗脚,洗脚水留着冲马桶……千方百计节约下来的钱,用来捐资助学,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990年秋,赵朴初偕夫人回到阔别64年的故乡太湖,当看到故乡还不富裕时,随即捐款2万元,之后又陆续捐款21万元,用于扶贫和设立“拜石奖学金”,奖励在教学和学习上取得突出成绩的师生,至今已有3000多人获奖,其中1000余名学子升入大中专院校深造。从家乡回京后,赵朴初不顾年



迈体弱,四处奔走,为建设家乡尽力而为,仅投入家乡救灾款就达55.5万元,其中个人捐款22.5万元。10年来,他还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安排资金287万元,用于支持家乡教育和扶贫工作。

赵朴初对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但从不计较个人回报,多次婉言谢绝故乡领导修复其故宅的决定。

知恩,报恩!太湖县人没有辜负赵朴初的殷切希望,光大尊师重教的传统,加快深化教育的步伐,谱写了新时期教育事业的新辉煌。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以后,太湖县升入高等院校深造的学生已有近10万人,一批硕士、博士已经成为各个行业的精英,骄人的教育成果是太湖县一张亮丽的名片。

怀念百琦阿姨(外一篇)

余世磊

链接

70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中午,接到殷主席电话,让我代表研究会,赶往北京送别百琦阿姨。稍后,澄志也给我打来电话,告知这一噩耗。此前一周,还在手机上读过杨阿姨发的微信,而此时,已是人天相隔,不能不再次感叹无常对人是如此的冷漠无情。

匆匆收拾行装,赶往省城,傍晚,坐上进京的高铁。在火车上,同行的胡主任问起杨阿姨的年龄,这我还真不知道。我看过杨阿姨写的一篇叫作《情系南小栓》的文章,上面有她摄于“文革”时的照片,我想她应该过了五十。胡主任说,看杨阿姨样子,也就四十多岁的人。

杨阿姨的母亲,与朴老夫人陈邦织为亲姊妹。其父杨朝津,为无线电专家。杨阿姨7岁那年,随父母迁居北京,就寄居在朴老家——南小栓胡同一号。在这里,杨阿姨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也是在朴老的影响下,她也成为一名文字工作者,供职于中国环境报社。第一次见到杨阿姨,就是在朴老的家中。朴老已经去了,我们前去拜会邦织奶奶,联系有关纪念朴老的工作。杨阿姨和我们有过简单的寒暄,接触并不多。的确,她长着一张娃娃脸,那时看上去更加年轻。因为她是邦织奶奶姨侄女,我自然

应称呼她阿姨,我也一直在怀疑这是不是把她叫老了。

虽是盛夏,但23日的北京,天色阴灰,凉风习习。我们赶到八宝山,见到许多都是熟人。杨家仅通知亲朋挚友,人不算多。鲍玲玲阿姨也是昨晚从南京赶来,泪眼婆娑,显然,她一时无法接受这位亲爱的表妹的离去。我问起杨阿姨的年龄,鲍阿姨告诉我,她生于1954岁,刚刚60岁,走得确实早了一点呀。

告别仪式很简单。面对杨阿姨有些消瘦的遗体,我深深地弯下腰,表达晚辈我的敬意和哀思。与阿姨的交往,而今俱往矣,但往事并不如烟:

2004年,杨阿姨等亲友恭送朴老灵骨回太湖安葬,我曾陪同他们到安庆等地参观。此后,与杨阿姨的交往也越来越多。多次听杨阿姨讲,她在朴老身边发生的故事,朴老对她亲切的关怀和严格的教育。而我想,杨阿姨也给没有子女的朴老夫妇带来了多少天伦之乐。特别是朴老晚年,经常住院,杨阿姨等晚辈给了朴老莫大的照顾与关怀。他们是朴老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杨阿姨写的那篇《情系南小栓》中,有着许多生动的记载。

2006年,我遭遇一场严重车祸,在



杨百琦(前右)与众亲属陪同陈邦织在无锡

家休养。2007年清明节,杨阿姨和鲍阿姨等分别从南京和北京来,祭祀朴老。杨阿姨代表邦织奶奶来看望我,带来邦织奶奶的信,还有一大笔钱,让我安心养好身体。其时,我已听说,杨阿姨患了癌症,但她是那么乐观,爽朗,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患了重病的人。

2011年春,我和安徽教育社的老何一起去看望病重的邦织奶奶。杨阿姨安排我们去医院。其间,我们也去了一趟杨阿姨家,受到她的热情接待。我们谈起想编辑《赵朴初全集》,希望她从中予以帮助。她表示将尽力支持、成就我们的设想。后来我们知道,她在有关场合多次提到这项工作……秋天,她送邦织奶奶的骨灰回太湖与朴老合葬。我们再次见面,她希望我们把纪念朴老的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

经常和杨阿姨在电话里作些交谈,或发发信息。她关心我的情况,而且每次电话中,她都要提到我父亲,惦记着我父亲的身体与生活。每次收到我们的刊物,她都要来电话,对我们的刊物提出宝贵的意见,夸奖我们的刊物办得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鼓励……

最后一次见到杨阿姨,是在去年秋天,在安庆赵朴初故居召开的弘扬赵朴初思想与崇高道德宣传规划工作座谈会上。其时,见她精神状态极好,因为化疗而落去的头发也长了起来,说话声音洪亮,在心里暗暗为她高兴,以为她彻底摆脱了病魔的折磨。她还与我谈到,想与其子澄志共同写一本书,记述与朴老的深厚情缘。过了年,她也时有电话来,就在我编《赵朴初研究动态》夏季号之前,她还给我发来一篇文章,真的没

有想到病魔还是没有放过她。

我在来宾签名簿上写下几个字,是朴老遗偈中的一句话:“明月清风,不劳寻觅。”是的,对于杨阿姨,无需去作刻意的寻觅或追忆。想起朴老,就会想起杨阿姨,想起一些多么美好的经历……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成为经历。也正如朴老所说:“生固欣然,死亦无憾。”我们能为这些经历多一些欣然,少一些无憾,这样的人生也就足够了。

南小栓没有了

晚上抵京。第二天上午,往八宝山送别杨阿姨,即买好下午回程的高铁。

朋友们留我玩上几天。说实话,在这美丽而繁华的首都,除了一个地方,我哪里都不想去了。而正好,离赶下午的高铁还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我可以去那个地方看看。

那个地方,在和平门,沿北新华街往北,过一十字路口,往右为东绒线胡同。进胡同走几十米,折向左边一条小巷,进小巷走约五十米,再折向右,即南小栓胡同。胡同之尽头,左边有一破旧的小院,标为“南小栓胡同一号”——这里,是朴老的家。在北京,到任何地方去,我都可能迷路,但到这里绝不会。这里的一树一牌、一店一铺,我都是再熟悉不过了。

朴老去世后,大约从2001年开始,每年都要进京五六次,联系纪念朴老的工作,一次住上十天左右。北新华街连

西松树胡同,胡同深处有个贸促会招待所,每次来都住在那个招待所。记不清了,有多少次,来往于这些通往朴老家的街道、胡同……

全聚德店还是原来的样,和平门菜市场还是原来的样,整个北新华街也没多大的变化。记得每次到京,我们都会到这个菜市场卖点鲜花、青菜之类,去看望邦织奶奶。西绒线胡同略有变化,胡同左边的那条小巷口还在,但小巷之右的老房子都没有了,代之的是一幢气派的黄色大楼。走进小巷,我就开始在犯糊涂了。大脑中关于南小栓胡同的记忆,在这里再也找不到对应之物了。继续往前走,见到了“东小栓胡同”的标牌。我迷路了,遇上一位中年人,便向他打听:“请问,南小栓胡同在什么地方?”

中年人倒很客气,告诉我:“南小栓胡同没有了,保密局盖了房子。”

一时,我真的有些茫然。

中年人又对我说:“你是找赵朴初住的那房子吧,就在新楼的后面,也只剩下他的房子了。”他热情地为我指路:沿着这条胡同走,再向右拐,绕到那新楼的后面,就是赵朴初的家。

我停下了脚步。我想,如果没有那扇红漆的旧铁门,没有铁门上那个小长方形的门洞,没有墙上钉着的那块绿色的邮政编码标牌,我可能还是不敢确认这就是南小栓胡同一号,我曾经多么熟悉的南小栓胡同一号。是的,这就是朴老的家!可以想象,十四年前,二十年前,更早,有多少海内外名流寻到这里,谦逊地把这道门叩响;有多少有关中国

佛教发展的重大决策,从这里发向全国各地;有多少回,朴老就站在这门外,双手合十,面带笑容,弯下腰来,送走一拨一拨的客人……

而今,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冷清、荒凉。胡同的前面及一侧,都被新楼堵住。整个房子的外墙,涂上了一层冷冷的水泥灰。院中的那棵枣子树冲天而立,一枝已经死去……

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1995年,和几个领导来看望朴老,可惜朴老病重住院,邦织奶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那时真的没想到,朴老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居然住着这样简陋的房子。

2002年以后,我就是这里的常客了。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杨阿姨,笑着和我们打着招呼;在这里,认识了忠厚的小欧叔,每次,敲响门铃,总是他来开门;在这里,熟悉了烧饭的王阿姨,偶尔,会与我们抱怨邦织奶奶的“抠门”……也是在这来来往往、耳闻目睹里,让我更深地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朴老,学习到许多关于社会和人生的学问。

2007年,我到北京查伤,曾到这里看望邦织奶奶。2011年,我再次进京,来到这里,找到久违的小欧叔,让他带我去看望住院的邦织奶奶。也就隔了三年,这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而邦织奶奶走了,小欧叔、杨阿姨也跟着走了——物已不是,人也成非了。我站在那里,真的是感慨万千,有一种酸酸的、让我感到疼痛的东西不禁涌上我的心头,我的眼眶。

别了,别了!我不知道,对我来说,这不是一种永别?南小栓胡同已经没有了,这残存的朴老的故居又能保存多久?听说,朴老的许多遗物,都已送往统战部保管。杨阿姨的儿子澄志还在这里暂住。有关方面非常想保留此房,作为朴老的纪念馆,但此屋产权是别人的,最后归宿尚不可卜……

往回走,又去了一趟西松树胡同。胡同口的那个小店还在,小店旁理发的那个阿姨我也熟悉,看她一点也没老,胡同里的那些杨树依然枝叶茂盛……我站在贸促会招待所的门前,房子还在,但不营业了,玻璃门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忘不了,这里仅要百元的标准间;忘不了,这里仅要五元的自助早点……

在佛教看来,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成住坏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朽的。朴老去了,南小栓没有了,终该成空的,而没有必要因此陷于更深的哀伤与叹息。但我想,朴老之精神与思想,绝对不会轻易地朽去,如金刚般,正放射着熠熠光芒,必将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与事,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



由对一首赠诗的解读 所联系到的一些人和事

石德润

因某种机缘，笔者见过关静之遗留给赵朴初先生的一方白铜制做的墨盒(又名墨海，一种盛装墨汁的器物，晚清、民国时期盛行，是当时文人雅士、达官显贵常用的文化用品和把玩摩挲的古玩。因其制作精湛，篆刻隽永，往往是亲朋戚友之间或庆典活动的馈赠礼物与纪念品)。该墨盒正面篆刻的是一首关静之的舅父(姓名、生平待考)赞美关静之矢志守贞、立侄承嗣的五言古风，持赠者是其夫家妹妹宋康咸。其诗文如下：

静之二嫂雅鉴：

家世髯公后，名门著汉阳。深忧鲁漆室，高义卫共姜。松柏凌霄直，旃檀彻骨香。百年存信誓，独力植纲常。旧约同秦晋，先交似惠庄。才华怜早世，礼数合中殇。消息从人掩，神明只自伤。素娥惟倚月，青女但习霜。簪奈碑街口，看梅铁铸肠。风烟缠墓树，日月换沧桑。牖下谁为主，山头尚可望。上堂辞父母，拜庙见姑嫜。老屋三星照，长江一苇杭。入门操井臼，抚侄奉蒸尝。石补神娲阙，秋生宝婺光。精诚天

所鉴，节孝后弥昌。炜管千春史，贞珉百世芳。巴清筑台事，不复羨秦皇。

右录君舅题诗
妹康咸持赠

据《陇西郡关氏怀善堂家谱》记载，关静之是三国蜀将、汉寿亭侯关公之后。其父关棠，名季华，汉阳人，乃光绪乙酉(1885)科第三名举人，官湖北罗田教谕，后改浙江知县。他既留心经世之学，又是一位讲究程朱之学的道学先生，善易理、诗词、书法，为一代名儒，人称“汉阳先生”。惜天不永其年，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病逝上海，未待大用而卒，时论深为叹惋，幸有《读易劄记》、《师二宗斋集》、《师二宗斋遗集》存世。《师二宗斋遗集》为其名徒陈曾寿(字仁先，1878—1949，湖北浠水县人，为嘉庆二十四年状元陈沆之曾孙，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赵朴初夫人陈邦织的胞大伯父)所辑，内有“海内三陈”之一、同光体代表陈三立于民国3年所作的《关季华遗集跋》一篇，以为关棠作品“皆根据理要，质厚峻雅”。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于1929年主

持编成的《晚晴簃诗汇》(后名《清诗汇》)录关棠诗作共七首,有五首为五言古风,另两首则为律诗。其一为五律《过黄州》:“舟过浔阳后,江流第一湾。塔高千树月,草补半城山。野屋罗星宿,低滩剖珞环。髯苏久不作,赤壁自萧闲。”另一为七律《去年小除夕邓献之先生自黄州来视予疾谈宴欢甚别后以诗见慰次韵奉答》:“先生一笑春如海,唤起寒梅病里魂。卒岁温燄消雨雪,新诗蕃衍长儿孙。胜游归后久悬榻,僵卧别来今闭门。愿挟高情越溟渤,吟边独与太冲论。”由此二诗,的确可看出其诗典雅俊朗、功力深厚。关静之的弟弟即赵朴初先生走上佛教之路的引路人关綱之



关静之中年照片

(1879—1942,名炯,曾任南通直隶州知州,清末及中华民国时期上海著名法官、同盟会员、佛教居士)。这就是该诗开篇写其“家世髯公后,名门著汉阳”的原因。

关静之,名素,字静之,出生于光绪二年(1876),为家中长女。因家庭影响,她温婉贤淑,习诗书,识礼义,亦懂易理。按当时习俗,自幼即许字本地宋家二公子宋康丰。可宋康丰未及婚年而早卒了,关静之遵循古制,誓不改嫁,将一心礼佛修禅、侍奉父母以终年。但据周君适(1903—1989,名伟,原籍湖北黄陂,系陈曾寿之婿,瞿秋白之表弟,赵朴初的大姐赵鸣初丈夫周君简之兄)《伪满宫廷杂忆》所写则是:

“关棠认为此女既与某家有了婚约,名分已定,应当从一而终。于是选择了一个吉日,把女儿穿上一身凤冠霞帔,坐上花轿,送往夫家,怀抱亡夫的灵牌拜完天地之后,脱去吉服,披麻戴孝,再朝灵牌磕头……从此便确定了关小姐身份为未亡人,守一辈子活寡。”关静之20岁那年,寄居上海的中年父亲关棠却突然病危,收到电报后,即带有病的母亲和才17岁、正准备参加乡试的弟弟綱之匆匆由汉阳乘船赶往上海,可父亲业已亡故。料完父丧,第二年母亲又撒手而去。遵母遗嘱,关静之照看弟弟,课其读书。关綱之幼承庭训,读书勤勉,16岁即考中了秀才。在姐姐的督课之下,守制已满的他,终于一举

高中光绪庚子、辛丑(1901)并科举人。因精通英语,光绪二十九年(1903)底,受上海道袁树勋(1847—1915,湖南湘潭人,1900年任湖北荆宜施道,1901年调任上海道台,1909年任两广总督)所聘,远赴上海任道署洋务翻译,次年任上海公共租界公廨臬员。关静之亦随弟宦居上海,经理家事,协助弟媳杨荫桂抚养侄儿侄女。后又虑及亡夫无后事大,在宋家人的提议下,赶回武汉,立侄继嗣,以了终身大事。这就是诗中所写的:“深忧鲁漆室,高义卫共姜。松柏凌霄直,旃檀彻骨香。百年存信誓,独力植纲常。旧约同秦晋,先交似惠庄。才华怜早世,礼数合中殇。消息从人掩,神明只自伤。素娥惟倚月,青女但习霜。簪奈碑街口,看梅铁铸肠。风烟缠墓树,日月换沧桑。牖下谁为主,山头尚可望。上堂辞父母,拜庙见姑娘。老屋三星照,长江一苇杭。入门操井臼,抚侄奉蒸尝。”这一部分里面,用到了不少的典故,下面略加阐释:

鲁漆室,典出刘向的《列女传·鲁漆室女》,说鲁国漆室有女,过了出嫁年龄还没出嫁。后用来指女大当嫁。

卫共姜,见《诗经·邶风·柏舟》注。言卫国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义,但父母欲夺其志而嫁之,共姜誓而弗许。后泛指女子守节不再嫁。这前六句高度赞美了关静之厉志守贞以维护封建纲常的玉质冰操。

秦晋,这出自春秋时期秦穆公与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之间的婚姻故事。秦晋两国世为婚姻,后因

称两姓联姻为“秦晋之好”或“秦晋之约”。

惠庄,这用的是战国时期惠子与庄子的典故。庄子与惠子虽在地位、认知等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但确是一位可以言谈往还的朋友,以至在庄子送葬路经惠子之墓时不无伤感地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这两句表明关、宋两家上辈之间是因交情深厚、门当户对而有了子女的婚约;也正因为如此,哪怕宋家公子已逝,关静之依然还是嫁过去举行了抱牌婚,这在封建时代遵循程朱理学的士大夫之家是屡见不鲜的。

中殇,见于《仪礼·丧服传》: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这两句是说宋家公子虽早世(通“逝”),但也达到了中殇的年龄,即十二至十五岁这一年龄段。但笔者所见到的几本相关的书中,均说宋康丰卒年为十九岁,这无疑是依据赵朴初先生母亲陈仲瑄(名慧,别号拜石,1883—1947,因其母宋氏系宋康丰之姑母,十分同情关静之的遭遇,故而两人关系亲密,以姊妹相称)所写的《冰玉影传奇》第一出《玉影》中“谢清幼许宋仲子,不幸仲子十九岁早逝,谢清矢志不二,誓奉父母以终年”而来。孰是孰非,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素娥、青女,即传说中的月中嫦娥与掌管霜雪的女神。人们以其不惧寒冷,来比女子的冰清玉洁。

簪奈碑街口,其中的“簪奈”出自

《晋书·后妃传》，后以头插素奈花为哀悼皇后之典。奈花，即茉莉花。“碑衔口”见于《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三·读曲歌二九》中“奈何许，石阙生口中，衔碑不得语”，是含悲的隐语。碑，音同“悲”。紧接着的这十句说的是关静之在家中长期为宋康丰含悲守丧之事。

姑娘，是古代妻子对丈夫的母亲和父亲的称呼。这两句讲的是关静之举行抱牌婚后，一切以儿媳之礼事奉公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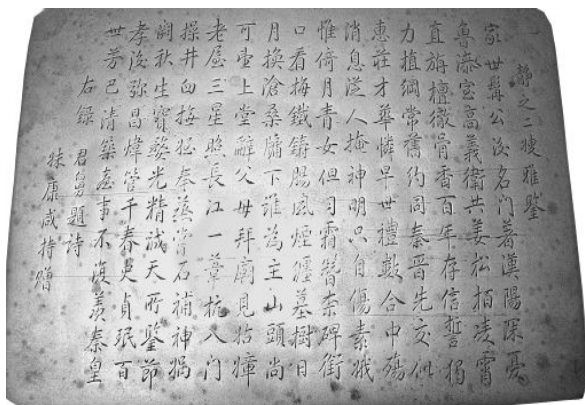
长江一苇杭，化用了《诗经·卫风·河广》中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这两句表明关、宋两家皆在武汉，隔江而居，出嫁时只需乘船即到。“一苇”非指一根芦苇，而指一叶扁舟。“杭”通“航”。

蒸尝，本指秋、冬二祭，后来泛指祭祀。这两句是说关静之被迎到宋家后不仅亲自从事提水、舂米这些家务劳动，还为宋康丰立了嗣以继香火。若据《冰玉影传奇》第一出《玉影》中“今年姊年四旬，宋家欲于秋间迎姊归宋室立嗣”一句，当是1916年左右的事，关静之离开武汉寓居上海已经13年了。至于礼祠立子的具体情形，《冰玉影传奇》中有较详细的描叙，不仅关、宋之夫妇从上海陪同其姊去了武汉，就是陈仲瑄夫妇也由太湖寺前河状元府赶过去了，宋家的兄弟姐妹也全参加了，很是热闹了一番。

诗的结尾“石补神媧阙，秋生宝婺光。精诚天所鉴，

节孝后弥昌。炜管千春史，贞珉百世芳。巴清筑台事，不复羨秦皇”这几句，是在高度赞美关静之苦节立嗣以奉夫祀的事。说她立嗣了，就完成了一件终身大事，如同女娲补了天一样，此后自当宝婺星辉，懿德传扬，子孙昌盛，百世流芳；而那巴清筑台的事，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这里的“巴清筑台”一典，出自《史记·货殖传》。说巴地枳邑（四川涪陵）有一寡妇名清，继夫家开采炼丹，助秦始皇筑长城与修陵寝，被封为“贞妇”；死后，葬清凉台，秦始皇下诏巴郡筑怀清台以纪之。诗中对巴清之事，是持否定的，以此来反衬关静之的所作所为。由这一结尾，我们也可推知出该诗应作于关静之立嗣之时，墨盒大概也是定制于此时，它应是一份恭贺关静之螟蛉之庆的礼品。

至于立嗣以后宋家的情况，尚未考证，但关静之本人的基本情况还是比较清楚的。立嗣诸事办妥之后，因关、宋之公事缠身，关静之其实很快就随之回到了上海。据《冰玉影传奇》所述，陈仲瑄夫妇亦与之同船回皖。1920年，



墨盒刻诗照片

陈仲瑄因听了关静之三代居乡子孙愚的劝告，遣送长子赵朴初远赴上海读书。年仅 13 岁的赵朴初生活在关家，全赖关静之等人照顾，遵照母训，称关静之为大姨，称关綱之为表舅。直至 1996 年他为《冰玉影传奇》作《引言》时，还深情地写道，“余少依关大姨如母”。两年后，关静之、关綱之又安排他赴苏州就读于基督教会学校东吴大学。1927 年，赵朴初因病辍学后，又回到了已皈依三宝、专修净土的关綱之新迁居的觉园（今上海常德路 418 号，上海佛教净业社社址，主体建筑大佛殿内设有上海佛学书局），与关静之同住大佛殿之南关家住房的二楼，做关綱之的助手，并因此渐渐走上了从事佛教与慈善事业之路，正式身入佛教界，取号“震旦居士”；其书法、文笔、诗词等等也取得了快速的进步。1940 年 6 月，专收流浪儿童的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成立后，由副院长赵朴初主持日常工作，关静之一直在院内协助其工作，负责后勤并兼任教师。1942 年 7 月 3 日，积劳成疾的佛教净业社社长关綱之病逝，赵朴初同其家人遵照关綱之遗嘱，参加了榻前念佛助道活动，隔日又参加了各界数百人出席的关綱之葬礼。10 月 18 日上海各界 600 余人又聚集在觉园举行追悼会，赵朴初为之作《往生记》。直到 1999 年 3 月 28 日在病房回复郑颂英居士的信中，赵朴初先生还感情真挚地说：“弟之信佛，实受关綱老之启发，此德不可忘也”为纪念关綱之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汇寄 1000 元，并撰挽联一副：

“名将之裔，名儒之子，威德永存君子泽；佛法弘扬，佛门弘启，教诲不忘菩萨行。”关綱之去世后，其家庭一度陷入了困境：女关楚慧嫁余云霄几近 10 年，长子关君永娶妻黄淑贞育有一女名关明敏，次子关君宏适才娶妻程美娟（后有二子：关兴国、关建国），因此被迫分家，变卖了部分房产。关静之把分到自己名下的三万银元，全部给了赵朴初，以作佛教慈善活动经费，并把自己的户口也转到早就结婚成家了的赵朴初户主名下，视之若子；赵朴初也几乎每天都要去仍居觉园的关大姨处探望，以尽孝于老人膝前。1953 年，中国佛教协会于北京成立，赵朴初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成为中佛协的实际主持者。为便于工作，1954 年，赵朴初率全家迁居北京。时已 80 高龄的关大姨也一同前往，不久后病逝于北京。赵朴初先生为其料理了一切后事，慎终追远，怀想绵长。

主要参考文献

- 1、陈仲瑄：《冰玉影传奇》
- 2、石子政：《关綱之的一生》
- 3、石子政：《教诲不忘菩萨行——赵朴初与关家的亲情》
- 4、朱洪：《赵朴初传》
- 5、朱洪：《赵朴初因缘人生》
- 6、余世磊：《母兮吾土——赵朴初与故乡安徽》
- 7、熊旌旗：《赵朴初研究》
- 8、谷卿、汪远定：《赵朴初传——行愿在世间》

赵炜如先生的一副自挽联

吴鹏

里，赵纶士先生带着一群乡村子弟，打起太极拳，教的认真，学的专心。

由于赵纶士先生和赵炜如先生的这重关系，赵炜如先生的许多学生离开经馆后，都到六邑联中就读。他们回忆在经馆读书的生活，

感觉学到不少东西，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对自己的人生影响很大。

家叔世捷退休还乡，曾和往日的同学吴楫、余传高、李生洪等一起叙旧，谈及一件事：某一天，赵炜如先生病了，不能上课，几个学生侍候先生。赵炜如先生很伤感，在床上自撰了一副自挽联，令学生们记下：

治国无能，治家无方，反复自思量，这回不算；

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循环因数定，此去何悲！

上联中，赵炜如先生自我感叹、反省在乱世之中无所作为，下联则表达了一种认为人生自有因数所定、非自己所能决定的思想。

《庄子·知北游》中有句：“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全联表达了一种豁达、乐观的人生观。

赵炜如先生，辈名恩彤，赵朴初先生的父亲，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就读于省高等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任命为湖北省候补知事。本来可以顺利进入仕途，但面对当时纷纭的乱世，他无意做官，一直闲赋在家。由于赵炜如先生沉溺于书本中，家中大小事务，由其妻陈夫人料理。

赵炜如先生住太湖县寺前镇洪诸畈（今洪畈村），后来迁居安仓唐家冲（今安仓村）。我在孩提时，就经常听到前辈们津津乐道谈及本地赵家状元府和王家熙福堂两大家族，而谈赵家的更多。我本家有一叔祖吴楫和家叔吴世捷曾是赵炜如先生的学生，他们与我谈到不少关于赵炜如先生的一些往事。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赵炜如先生及陈夫人隐居在唐家冲，这是一个僻静的小山冲。赵炜如先生在这里办了一座经馆，教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学生。因为赵炜如先生是官家后代世代书香又属地方名流，地方上一般富户子弟都投其门下。赵炜如先生不拘小节，生活随便，对学生要求也不严格，师生关系随和。

赵炜如先生有个堂弟，名叫赵纶士，是著名的教育家，曾到日本考察教育，后任安庆六邑联中校长。抗战期间，六邑联中迁到太湖县城附近的姜家岭办学。赵纶士偶尔到寺前看望堂兄，小住一两日。因为赵纶士见多识广，思想先进，赵炜如十分欣赏，常请赵纶士给他的学生们讲形势，特别是讲救国道理，还要赵纶士教学生们练太极拳。于是，在唐家冲的晨光熹微

聂万健专程前往北京送别王文元同志

6月22日,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副会长、太湖县政协主席聂万健受太湖县四大班子委派,代表57万太湖人民和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专程前往北京参加王文元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与王副主席做最后的告别。

王文元先生与赵朴初先生在工作 and 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同为推动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赵朴初先生逝世以后,王文元先生亲自担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名誉会长,一直关心和支持赵朴初研究和太湖县各项建设工作。

2005年4月,亲赴太湖视察,参加纪念赵朴初先生逝世五周年和回乡树葬一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并为赵朴初纪念馆奠基;2007年7月,欣然为“太湖县朴初小学”题写校名,多次在家中听取太湖县有关工作的汇报,接见和设家宴款待赵朴初家乡太湖县的负责同志。

聂主席还拜访了在京有关领导专家,向原中佛协副秘书长倪强汇报“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暨太湖禅宗文化研讨会”筹备情况,向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所长赠送了朴老纪念邮折。
(朴研办)

殷书林前往九华山贺慧庆法师升座并拜会中佛协领导

8月30日,九华山百岁宫全堂佛像开光暨慧庆法师荣升方丈庆典法会隆重举行。慧庆法师为我会副会长。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殷书林也前往祝贺,并拜会了圣辉、明生等大和尚。

中佛协副会长圣辉大和尚听取了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近几年来开展赵朴初研究及即将举办的“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暨太湖禅宗文化研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他深情地说:“朴老是我的恩人,是他培养了我,没有他就没

有我的今天。”他说,由于时间安排冲突不能亲自前来参加会议,并当即委托代表参会,表示将会专门安排时间前往太湖祭拜朴老。大和尚倾其随身所有并找其弟子凑齐4万元当即捐赠研究会作为活动经费。

中佛协副会长明生大和尚、广济寺方丈演觉法师、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慧庆法师等也亲切接见了殷书林一行。

(朴研办)